天演論

嚴子幾道既譯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論以示汝綸曰爲我序之天演者西國格物家言也其學以天擇物競二義綜萬彙之本原考動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變遞嬗深揅乎質力聚散之幾推極乎古今萬國盛衰興壞之由而大歸以任天爲治赫胥黎氏起而盡變故說以爲天不可獨任要貴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極乎天賦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後其國永存而種族賴以不墜是之謂與天爭勝而人之爭天而勝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歸天演其爲書奧賾縱橫博涉乎希臘竺乾斯多噶婆羅門釋迦諸學審同析異而取其衷吾國之所創聞也凡赫胥黎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抑汝綸之深有取於是書則又以嚴子之雄於文以爲赫胥黎氏之指趣得嚴子乃益明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凡吾聖賢之教上者道勝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猶足以久獨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藝尚已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爲義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幹枝葉扶疏原於易春秋者也漢之士爭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揚子太玄擬易爲之天行以闡是皆所爲一幹而枝葉扶疏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爲集錄之體宋以來宗之是故漢氏多撰著之編唐宋多

集錄之文其大畧也集錄既多而向之所爲撰著之體不復多見間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發知言者擯焉弗列也獨近世所傳西人書率皆一幹而眾枝有合於漢氏之撰著又惜吾國之譯言者大抵弇陋不文不足傳載其義夫撰著之與集錄其體雖變其要於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議者謂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瀹民智莫善於譯書吾則以謂今西書之流入吾國適當吾文學靡敝之時士大夫相矜尚以爲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說部耳舍此三者幾無所爲書而是三者固不足與文學之事今西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知顧民智之瀹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往者釋氏之入中國中學未衰也能者筆受前後相望顧其文自爲一類不與中國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於釋氏何如然欲儕其書於太史氏揚氏之列吾知其難也即欲儕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難也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然則文顧不重耶抑嚴子之譯是書不惟自傳其文而已蓋謂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衛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使讀焉者怵焉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凡爲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後其效明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說部爲學而嚴子乃欲進之以可久之詞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之書吾懼其併馳而

不相入也雖然嚴子之意蓋將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則吾民之智瀹矣是又赫胥黎

氏以人治歸天演之一義也歟光緒戊戌孟夏桐城吳汝綸敘

譯天演論自序

英國名學家穆勒約翰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其理極非諳曉數國之言語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篤信而歎其說之無以易也豈徒言語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義微言古之人殫畢生之精力以從事於一學當其有得藏之一心則爲理動之口舌著之簡策則爲詞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載焉以傳之故嗚呼豈偶然哉自後人讀古人之書而未嘗爲古人之學則於古人所得以爲理者已有切膚精憮之異矣又況歷時久遠簡牘沿譌聲音代變則通段難明風俗殊尚則事意參差夫如是則雖有故訓疏義之勤而於古人詔示來學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讀古書難雖然彼所以託焉而傳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誠精其事誠信則年代國俗無以隔之是故不傳於茲或見于彼事不相謀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於彼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傳乃澄湛精瑩如寐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覘畢爲學者萬萬有加焉此眞治異國語言文字者之至樂也今夫六藝之於中國也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爾而仲尼之於六藝也易春秋最嚴司馬遷曰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謂本隱之顯者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推見至隱者誅意褒貶而已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

於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眾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其言若詔之矣二者即物窮理之最要途術也而後人不知廣而用之者未嘗事其事則亦未嘗咨其術而已矣近二百年歐洲學術之盛遠邁古初其所得以為名理公例者在在見極不可復搖顧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會揚已之言也吾將試舉其灼然不誣者以質天下夫西學之最為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為經質力以為緯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奈端動之例三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謂曠古之慮自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後二百年有斯賓塞爾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書造論貫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絕作也其為天演界說曰翕以合質闢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而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至於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自強不息為之先凡動必復之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

相發明也。此豈可悉謂之偶合也耶。雖然由斯之說。必謂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謂其學皆得於東來。則又不關事實。適用自蔽之說也。夫古人發其端。而後人莫能竟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後人未能議其精。則猶之不學無術。未化之民而已。祖父雖聖。何救子孫之童昏也哉。大抵古書難讀。中國爲尤。二千年來。士徇利祿。守闕殘。無獨闢之慮。是以生今日者。乃轉於西學得識古之用焉。此可爲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風氣漸通。士知弇陋爲恥。西學之事。問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爲談。不咨其實。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書之恉。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爲治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且於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爲迻譯。有以多符空言。無裨實政相稽者。則固不佞所不恤也。光緒丙申重九嚴復序。

譯例言

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爲。海通已來。象寄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於斯二者則已寡矣。其故在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來西人新得之學。又爲作者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恉。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爲口實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後乃遙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爲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然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爲達。爲達即所以爲信也。

一易曰。脩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曰乃文章正軌。亦即爲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爲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

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豈釣奇哉。不佞此譯。頗貽艱深文陋之譏。實則刻意求顯。不過如是。又原書論說。多本名數格致及一切疇人之學。倘於之數者向未問津。雖作者同國之人。言語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譯也耶。

一新理踵出。名目紛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牽合。終嫌參差。譯者遇此。獨有自具衡量。即義定名。顧其事有甚難者。即如此書上卷導言十餘篇。乃因正論理深。先敷淺說。僕始翻巵言。而錢唐夏穗卿（曾佑）病其濫惡。謂內典原有此種。可名懸談。及桐城吳丈摯父（汝綸）見之。又謂巵言既成濫詞。懸談亦沿釋氏。均非能自樹立者所為。不如用諸子舊例。隨篇標目為佳。穗卿又謂如此則篇自為文。於原書建立一本之義稍晦。而懸談懸疏諸名。懸者乎也。乃會撮精旨之言。與此不合。必不可用。於是乃依其原目。質譯導言。而分注吳之篇目於下。取便閱者。此以見定名之難。雖欲避生吞活剝之誚。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競天擇儲能效實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一原書多論希臘以來學派。凡所標舉。皆當時名碩。流風緒論。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係焉。講西學者所不可不知也。茲於篇末。畧載諸公生世事業。粗備

學者知人論世之資。

一窮理與從政相同。皆貴集思廣益。今遇原文所論。與他書有異同者。輒就譾陋所知。列入後案。以資參考。間亦附以己見。取詩稱嚶求。易言麗澤之義。是非然否。以俟公論。不敢固也。如曰標高揭己。則失不佞懷鉛握槧辛苦迻譯之本心矣。

一是編之譯。本以理學西書。翻轉不易。固取此書。日與同學諸子相課。迨書成。吳丈摯甫見而好之。斧落徵引。匡益實多。顧惟探賾叩寂之學。非當務之所亟。不願問世也。而稿經新會梁任父。沔陽盧木齋諸君借鈔。皆勸早日付梓。木齋郵示介弟慎之於鄂。亦謂宜公海內。遂災棗梨。猶非不佞意也。刻訖寄津覆斠。乃為發例言。并識緣起如是云。

光緒二十四年歲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嚴復識於天津尊疑學塾

天演論篇目

上卷導言十八篇

下卷論十七篇

天演論上

英國赫胥黎造論
侯官嚴復達恉

導言一 察變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机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徵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一抔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旁午交扇無時而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蝝之齧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菀枯頃刻莫可究詳是離離者亦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已數畝之內戰事熾然彊者後亡弱者先絕年年歲歲偏有留遺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於何代苟人事不施於其間則莽莽榛榛長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詰之者誰耶英之南野黃芩之種為多此自未有紀載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擷踐踏者茲之所見其苗裔耳遂古之前坤樞未轉英倫諸島乃屬冰天雪海之區此物能寒法當較今尤茂此區區一小草耳若跡其祖

始遠及洪荒則三古以還年代方之猶瀼㵎之水比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故事有決無可疑者則天道變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爲變蓋漸淺人不察遂有天地不變之言實則今兹所見乃自不可窮詰之變動而來京垓年歲之中每每員輿正不知幾移幾換而成此最後之奇且繼今以往陵谷變遷又屬可知之事此地學不刊之說也假其驚怖斯言則索證正不在遠試向立足處所掘地深逾尋丈將逢蜃灰以是蜃灰知其地之古必爲海蓋蜃灰爲物乃蠃蚌蜕殼積疊而成若用顯鏡察之其掩旋尚多完具者使是地不前爲海此恆河沙數蠃蚌者胡從來乎滄海飏塵非誕說矣且地學之家歷驗各種殭石知動植庶品率皆遞有變遷特爲變至微其遷極漸卽假吾人彭聃之壽而亦由暫觀久潛移弗知是猶蟪蛄不識春秋朝菌不知晦朔遽以不變名之眞瞽說也故知不變一言決非天運而悠久成物之理轉在變動不居之中是當前之所見經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萬年三萬年而革亦可也特據前事推將來爲變方長未知所極而已雖然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爲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於有生之類爲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於天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於天

之分自致一己之能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謀相劑者焉夫而後獨免於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觀之若是物特為天之所厚而擇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謂天擇天擇者擇於自然雖擇而莫之擇猶物競之無所爭而實天下之至爭也斯賓塞爾曰天擇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爭存矣而天又從其爭之後而擇之一爭一擇而變化之事出矣

復案物競天擇二義發於英人達爾文達著物種由來一書以考論世間動植種類所以繁殊之故先是言生理者皆主異物分造之說近今百年格物諸家稍疑古說之不可通如法人蘭麻克爵弗來德人方拔萬俾爾英人威里士格蘭特斯賓塞爾倭恩赫胥黎皆生學名家先後間出目治手營勤探審論知有生之物始於同終於異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運之而萬類之所以底於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無所謂創造者也然其說未大行也至咸豐九年達氏書出眾論翕然自茲厥後歐美二洲治生學者大氐宗達氏而卝事日闢掘地開山多得古禽獸遺蛻其種已滅為今所無於是蟲魚禽互獸人之間銜接遞演之物日以漸密而達氏之言乃愈有徵故赫胥黎謂古者以大地為靜居天中而日月星辰拱繞周流以地為主自歌白尼出乃知地本行星系日而運古者以

人類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與萬物絕異。自達爾文出。知人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進。來者方將。而教宗摶土之說。必不可信。蓋自有歌白尼而後天學明。亦自有達爾文而後生理確也。斯賓塞爾者。與達同時。亦本天演著天人會通論。舉天地人形氣心性動植之事而一貫之。其說尤為精闢閎富。其第一書開宗明義。集格致之大成。以發明天演之旨。第二書以天演言生學。第三書以天演言性靈。第四書以天演言羣理。最後第五書。乃考道德之本源。明政教之條貫。而以保種進化之公例要術終焉。嗚呼。歐洲自有生民以來。無此作也。不佞近繙羣誼一書。即其第五書中之一編也。斯賓氏迄今尚存。年七十有六矣。其全書於客歲始蕆事。所謂體大思精。殫畢生之力者也。達爾文生嘉慶十四年。卒於光緒八年壬午。赫胥黎於乙未夏化去。年七十也。

導言二　廣義

自遞嬗之變遷。而得當境之適遇。其來無始。其去無終。曼衍連延。層見迭代。此之謂世變。此之謂運會。運者以明其遷流。會者以指所遭值。此其理古人已發之矣。但古以謂天運循環。周而復始。今茲所見。於古為重規。後此復來。於今為疊矩。此則甚不然者也。自吾黨觀之。物變所趨。皆由簡入繁。由微生著。運常然也。會乃大異。假由當

前一動物。遠跡始初。將見近代變體。雖至微眇。皆有可尋。迨至最初一形。乃莫定其爲動爲植。凡茲運行之理。乃化機所以不息之精。苟能靜觀。隨在可察。小之極於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隱之則神思智識之所以聖狂。顯之則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此其說濫觴隆古。而大暢於近五十年。蓋格致學精。時時可加實測故也。且伊古以來。人持一說以言天。家宗一理以論化。如或謂開闢以前。世爲混沌。溷涽膠葛。待剖判而後輕清上舉。重濁下凝。又或言搏土爲人。咒日作晝。降及一花一草。蠉動蠕飛。皆自元始之時。有眞宰焉。發揮張皇號名位置。從無生有。忽然而成。又或謂出王游行。時時皆有鑒觀。惠吉逆凶。冥冥實操賞罰。此其說甚美。而無如其言之虛實。斷不可證而知也。故用天演之說。則竺乾天方猶太諸教宗。所謂神通創造之說。皆不行。夫拔地之木。長於一子之微。垂天之鵬。出於一卵之細。其推陳出新。逐層換體。皆銜接微分而來。又有一不易不離之理。行乎其內。有因無創。有常無奇。設宇宙必有眞宰。則天演一事。即眞宰之功能。惟其立之之時。後果前因。同時並具。不得於機緘已開。洪鈞既轉之後。而別有設施張主於其間也。是故天演之事。不獨見於動植二品中也。實則一切民物之事。與大宇之內。日局諸體。遠至於不可計數之恆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極之莫終有終以往。乃

無一焉非天之所演也故其事至賾至繁斷非一書所能罄姑就生理治功一事摭略言之先為導言十餘篇用以通其大義雖然隅一舉而三反善悟者誠於此而有得焉則筦秘機之關鑰者其應用亦正無窮耳

復案斯賓塞爾之天演界說曰天演者翕以聚質闢以散力方其用事也物由純而之雜由流而之凝由渾而之畫質力雜糅相劑為變者也又為論數十萬言以釋此界之例其文繁衍奧博不可猝譯今就所憶者雜取而粗明之不能細也其所謂翕以聚質者即如日局太始乃為星氣名涅菩剌斯布濩六合其質點本熱至大其抵力亦多過於吸力繼乃由通吸力收攝成珠太陽居中八緯外繞各各聚質如今是也所謂闢以散力者質聚而為熱為光為聲為動未有不耗本力者也此所以今日不如古日之熱地球則日縮彗星則日遲八緯之周天皆日縮久將迸入而與太陽合體又地入流星軌中則見隕石然則居今之時日局不徒散力即合質之事亦方未艾也餘如動植之長國種之成雖為物懸殊皆循此例矣所謂由純之雜者萬化皆始於簡易終於錯綜日局始乃一氣地球本為流質動植類胚胎萌芽分官最簡國種之始無尊卑上下君子小人之分亦無通力合作之事其演彌淺其質點彌純至於深演之秋官物

大備則事莫有同而互相為用焉所謂由流之凝者蓋流者非他（此流字兼飛質而言）由質點內力甚多未散故耳動植始皆柔滑終乃堅彊草昧之民類多游牧城邑土著文治乃興胥此理也所謂由渾之晝者渾者恆而不精之謂晝則有定體而界域分明蓋純而流者未嘗不渾而雜而凝者又未必皆晝也且專言由純之雜由流之凝而不言由渾之晝則凡物之病且亂者如劉柳元氣敗為癰痔之說將亦可名天演此所以二者之外必益以由渾之晝而後義完也物至於晝則由壯入老進極而將退矣人老則難以學新治老則篤於守舊皆此理也所謂質力雜糅相劑為變者亦天演最要之義不可忽而漏之也前者言闢以散力矣雖然力不可以盡散散盡則物死而天演不可見矣是故方其演也必有內涵之力以與其質相劑力既定質而質亦範力質日異而力亦從而不同焉故物之少也多質點之力何謂質點之力如化學所謂愛力是已及其壯也則多物體之力凡可見之動皆此力為之也更取日局為喻方為涅菩星氣之時全局所有幾皆點力至於今則諸體之周天四遊繞軸自轉皆所謂體力之著者矣人身之血經肺而合養氣食物入胃成漿經肝成血皆點力之事也官與物塵相接由涅伏（俗曰腦氣筋）以達腦成覺即覺成思因思起欲由欲命動自欲

以前亦皆點力之事獨至肺張心激胃運胞轉以及拜舞歌呼手足之事則總力耳點體二力互為其根而有隱見之異此所謂相劑為變也天演之義所苞如此斯賓塞氏至推之農商工兵語言文學之間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苟善悟者深思而自得之亦一樂也

導言三 趨異

號物之數曰萬此無慮之言也物固奚翅萬哉而人與居一焉人動物之靈者也與不靈之禽獸魚鼈昆蟲對動物者生類之有知覺運動者也與無知覺之植物對生類者有質之物而具支體官理者也與無支體官理之金石水土對凡此皆有質可稱量之物也合之無質不可稱量之聲熱光電諸動力而萬物之品備矣總而言之氣質而已故人者具氣質之體有支體官理知覺運動而形上之神寓之以為靈此其所以為生類之最貴也雖然人類貴矣而其為氣質之所因拘陰陽之所張弛排激動盪為所使而不自知則與有生之類莫不同也有生者生生而天之命若曰使生生者各肖其所生而又代趨於微異且周身之外牽天繫地與凡與生相待之資以愛惡拒受之不同常若右其所宜而左其所不相得者夫生既趨於代異矣而寒暑燥溼風水土穀洎夫一切動植之倫所與其生相接相寇者又常有所左右於其

間。於是則相得者亨。不相得者困。相得者壽。不相得者殤。日計不覺。歲校有餘。浸假不相得者將亡。而相得者生而獨傳種族矣。此天之所以爲擇也。且其事不止此。今夫生之爲事也。孳乳而寖多。相乘以蕃。誠不知其所底也。而地力有限。則資生之事常有制而不能踰。是故常法牝牡合而生生。祖孫再傳。食指三倍。以有涯之資生。奉無窮之傳衍。物既各愛其生矣。不出於爭。將胡獲耶。不必爭於事。固常爭於形。借曰讓之。效與爭等。何則。得者只一。而失者終有徒也。此物競爭存之論。所以斷斷乎無以易也。自其反而求之。使含生之倫。有類皆同。絕無少異。則天演之事。無從而興。天演者。以變動不居爲事者也。使與生相待之資。於異者匪所左右。則天擇之事。亦將泯焉。使奉生之物。恆與生相副。於無窮。則物競之論。亦無所施。爭固起於不足也。然則天演既興。三理不可偏廢。無異無擇無爭。有一然者。非吾人今者所居世界也。

復案。學問格致之事。最患者人習於耳目之所近。而常忘事理之真實。今如物競之烈。士非抱深思獨見之明。則不能窺其萬一者也。英國計學家。（即理財之學）馬爾達有言。萬類生生。各用幾何級數。（謂幾何級數者級級皆用定數相乘也設父生五子則每子亦生五孫）使滅亡之數。不遠過於所存。則瞬息之間。地球乃無隙地。人類孳乳較遲。然使衣食裁足。則二十五年其數自倍。不及千年。一男女所生。當徧大陸也。生子最稀莫

		每年賣得木數
第一年以一枚木出五十子	＝	五〇
第二年以(五〇)枚木出(五〇)^{二}子	＝	二五〇〇
〃三年〃(五〇)^{二}〃〃(五〇)^{三}〃	＝	一二五〇〇〇
〃四〃〃(五〇)^{三}〃〃(五〇)^{四}〃	＝	六二五〇〇〇〇
〃五〃〃(五〇)^{四}〃〃(五〇)^{五}〃	＝	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六〃〃(五〇)^{五}〃〃(五〇)^{六}〃	＝	一五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六}〃〃(五〇)^{七}〃	＝	七八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八〃〃(五〇)^{七}〃〃(五〇)^{八}〃	＝	三九〇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九〃〃(五〇)^{八}〃〃(五〇)^{九}〃	＝	一九五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而	英方尺
英之一方迷盧	＝	二七八七八四〇〇
故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方迷盧	＝	一四二一七九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相減得不足地面	＝	五三一三二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逾於象往者達爾文嘗計其數矣法以牝牡一雙三十歲而生子至九十而止中間經數各生六子壽各百年如是以往至七百四十許年當得見象一千九百萬也又赫胥黎云大地出水之陸約為方迷盧者五十一兆今設其寒溫相若肥磽又相若而草木所資之地與日熱炭養亞摩尼亞莫不相同如是而設有一樹及年長成年出五十子此為植物出子甚少之數但羣子隨風而颺枚枚得活各占地皮一方英尺亦為不疏如是計之得九年之後徧地皆此種樹而尚不足五百三十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六垓方英尺此非虛造之言有名數可稽綜如上式者也夫草木之蕃滋以數計之如此而地上各種植物以實事考之又如彼則此之所謂五十子者至多不過百一二存而已且其獨存眾

亡之故雖有聖者莫能知也然必有其所以然之理此達氏所謂物競者也蓋
而獨存其故雖不可知然可微擬而論之也設當群子同入一區之時其中有
一焉其抽乙獨早雖半日數時之頃已足以盡收膏液令餘子不復長成而此
抽乙獨早之故或辭枝較先或苞膜較薄皆足致然設以膜薄而早抽則他日
其子將又有膜薄者因以競勝如此則歷久之餘此膜薄者傳爲種矣此達氏
所謂天擇者也嗟夫物類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間間不容髮其種
愈下其存彌難此不僅物然而已墨澳二洲其中土人日益蕭瑟此豈必虔劉
朘削之而後然哉資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術者既多取之而豐無具者自
少取焉而嗇豐者近昌嗇者鄰滅此洞識知微之士所爲驚心動魄於保群進
化之圖而知徒高睨大談於夷夏軒輊之間者爲深無益於事實也

導言四　人爲

前之所言率取譬於天然之物天然非他凡未經人力所修爲施設者是已乃今爲
之試擬一地焉在深山廣島之中或絕徼窮邊而外自元始來未經人跡抑前經墾
闢而荒棄多年今者彌望蓬蒿荒無蹊逕荊榛稠密不可爬梳則人將曰甚矣此地
之荒穢矣然要知此蓬蒿荊榛者既不假人力而自生即是中種之最宜而爲天之

所擇也忽一旦有人焉爲之剷刈穢草斬除惡木緣以周垣衛從十畝更爲之樹嘉葩栽美箭滋蘭九畹種橘千頭舉凡非其地所前有而爲主人所愛好者悉移取培植乎其中如是乃成十畝園林凡垣以內之所有與垣以外之自生判然各別矣此垣以內者不獨溝塍闌楯皆見精思卽一草一花亦經意匠正不得謂草木爲天功而垣宇獨稱人事卽謂皆人爲焉無不可耳第斯園既假人力而落成尤必待人力以持久勢必時加護葺日事刪除夫而後種種美觀可期恆保假其廢而不治則經時之後外之峻然峙者將圮而日卑中之瀏然清者必淤而日塞飛者啄之走者躪之蟲豸爲之蠹莓苔速其枯其與此地最宜之蔓草荒榛或緣間隙而交榮或因飛子而播殖不一二百年將見基址僅存蓬科滿目舊主人手足之烈漸不可見是青青者又戰勝獨存而遺其宜種矣此則盡人耳目所及其爲事豈不然哉此之取譬欲明何者爲人爲十畝園林正是人爲之一大抵天之生人也其周一身者謂之力謂之氣其宅一心者謂之智謂之神智力兼施以之離合萬物於以成天之所不能自成者謂之業謂之功而通謂之曰人事自古之土劍窪尊以至今之電車鐵艦精粗迥殊人事一也故人事者所以濟天工之窮也雖然苟揣其本以爲言則豈惟是莽莽荒荒自生自滅者乃出於天生卽此花木亭垣凡吾人所輔相裁成者亦何一

不由帝力乎。夫曰人巧足奪天工。其說固非皆誕。顧此冒髮橫目。手以攫足以行者。則亦彼蒼所賦畀。且豈徒形體爲然。所謂運智慮以爲才。制行誼以爲德。凡所異於草木禽獸者。一一皆秉彝物則。無所逃於天命而獨尊。由斯而談。則雖有出類拔萃之聖人。建生民未有之事業。而自受性降衷而論。固實與昆蟲草木同科。貴賤不同。要爲天演之所苞已耳。此窮理之家之公論也。

復案。本篇有云。物不假人力而自生。便爲其地最宜之種。此說固也。然不知分別觀之。則誤人。是不可以不論也。赫胥黎氏於此所指爲最宜者。僅就本土所前有諸種中。標其最宜耳。如是而言。其說自不可易。何則。非最宜不能獨存獨盛故也。然使是種與未經前有之新種角。則其勝負之數。其尚能爲最宜與否。舉不可知矣。大抵四達之地。接壤綿遙。則新種易通。其爲物競歷時較久。聚種亦多。至如島國孤懸。或其國在內地。而有高嶺流沙之限。則其中見種物競較狹。暫爲最宜。外種閻入。新競更起。往往年月以後。舊種漸湮。新種迭盛。此自舟車大通之後。所特見屢見不一見者也。譬如美洲從古無馬。自西班牙人載與俱入之後。今則不獨家有是畜。且落荒山林。轉成野種。族聚蕃生。澳洲及新西蘭諸島無鼠。自歐人到彼。船鼠入陸。至今遍地皆鼠。無異歐洲。俄羅斯蟋蟀舊

種長大。自安息小蟲蜂入境。剋滅舊種。今轉難得。蘇格蘭舊有畫眉最善鳴。後忽有斑畫眉不悉何來。不善鳴而蕃生。剋善鳴者。日以益希。澳洲土蜂無針。自窩蜂有針者入境。無針者不數年滅。至如植物。則中國之蕃薯蔓來自呂宋。黃占來自占城。蒲桃苜蓿來自西域。薏苡載自日南。此見諸史傳者也。南美之番百合。西名哈敦。本地中海東岸物。一經移種。今南美拉百拉達往往蔓生數十百里。彌望無間草木焉。餘則由歐洲以入印度澳斯地利。動植尚多。往往十年以外。遂得其境。較之本土。繁盛有加。夫物有遷地而良如此。誰謂必本土固有者。而後稱最宜哉。嗟乎。豈惟是動植而已。使必土著最宜。則彼美洲之紅人。澳洲之黑種。何由自交通以來。歲有耗減。而伯林海之甘穆斯噶加。前土民數十萬。晚近乃僅數萬。存者不及什一。此俄人親為余言。且謂過是恐益少也。物競既興。負者日耗。區區人滿。烏足恃也哉。烏足恃也哉。

導言五 互爭

難者曰。信斯言也。人治天行。同為天演矣。夫名學之理。事不相反之謂同。功不相毀之謂同。前篇所論。二者相反相毀明矣。以矛陷盾。互相抵牾。是果僢馳而不可合也。如是豈名學之理有時不足信歟。應之曰。以上所明。在在徵諸事實。若名學必謂相

反相毀不出同原人治天行不得同爲天演則負者將在名學理徵於事事實如此不可誣也夫園林臺榭謂之人力之成可也謂之天機之動而誘衷假手於斯人之功力以成之亦無不可獨是人力既施之後是天行者時時在在欲毀其成功務使復還舊觀而後已倘治園者不能常目存之則歷久之餘其成績必歸於烏有此事所必至無可如何者也今如河中鐵橋沿河石隄二者皆天材人巧交資成物者也然而飄風朝過則機牙閒損潮頭暮上則基阯微搖且涼熱漲縮則筍緘不得不鬆霧溢潛滋則鏽澀不能不長更無論開闔動盪之日有損傷者矣是故橋須歲以勤修隄須時以培築夫而後可得利用而久長也故假人力以成務者夫憑天資以建業者人而務成業建之後天人勢不相能若必使之歸宗反始而後快者不獨前一二事爲然小之則樹藝牧畜之微大之則修齊治平之重無所往而非天人互爭之境其本固一其末乃歧聞者疑吾言乎則盍觀張弓張弓者之兩手也支左而屈右力同出一人也而左右相距然則天行人治之相反也其原何不可同乎同原而相反是所以成其變化者邪

復案於上二篇斯賓塞赫胥黎二家言治之殊可以見矣斯賓塞氏之言治也大指存於任天而人事爲之輔猶黃老之明自然而不忘在宥是已赫胥黎氏

他所著錄。亦什九主任天之說者。獨於此書非之如此。蓋爲持前說而過者設也。斯賓塞之言曰。人當食之頃。則自然覺飢思食。今設去飢而思食之自然有良醫焉。深究飲食之理。爲之程度。如學之有課。則雖有至精至當之程。吾知人以忘食死者。必相藉也。物莫不慈其子。此種之所以傳也。今設去其自然愛子之情。則雖深諭切戒。以保世存宗之重。吾知人之類。其滅久矣。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由是而推之。凡人生保身保種合羣進化之事。凡所當爲。皆有其自然者爲之陰驅而潛率。其事彌重。其情彌殷。設棄此自然之機。而易之以學問理解。使知然後爲之。則日用常行。已極紛紜繁賾。雖有聖者。不能一日行也。於是難者曰。誠如是則世之任情而過者。又比比焉何也。曰。任情而至於過。其始必爲其違情。飢而食。食而飽。飽而猶食。渴而飲。飲而滋。滋而猶飲。至遞久而成習。習之既成。日以益痼。生斯害矣。故子之所言。乃任習非任情也。使其始也如其情而止。則烏能過乎。學問之事。所以範情。使勿至於成習以害生也。斯賓塞任天之說。模略如此。

導言六　人擇

天行人治。常相毀而不相成。固矣。然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何以明

之天行者以物競爲功而人治則以使物不競爲的天行者倡其化物之機設爲已然之境物各爭存宜者自立且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滅亡皆懸至信之格而聽萬類之自已至於人治則不然立其所祈嚮之物盡吾力焉爲致所宜以輔相匡翼之俾克自存以可久可大也請申前喻夫種類之孳生無窮常於尋尺之壤其膏液雨露僅資一本之生乃雜投數十百本牙蘖其中爭求長養又有旱潦風霜之虐耘其弱而殖其强洎夫一本獨榮此豈徒堅韌勝常而已固必具與境推移之能又或蒙天幸焉夫而後獨爾後亡由拱把而至婆娑之盛也爭存之難有如此者至於人治獨何如乎彼天行之所存固現有之最宜者然此之最宜自人觀之不必其至美而適用也是故人治之興常興於人之有所擇譬諸草木必擇其所愛與利者而植之既植矣則必使地力寬饒有餘蟲鳥勿蠹傷牛羊勿踐履旱其漑之霜其苫之愛護保持期於長成繁盛而後已何則彼固以是爲美利也使其果實材蔭常有當夫主人之意則愛護保持之事自相引而彌長又使天時地利人事不大異其始初則主人之庇亦可爲此樹所長保此人勝天之說也雖然人之勝天亦僅耳使所治之圃處大河之濱一旦舄炎不虞瀰漫爲河則主人於斯救死不給樹乎何有即它日河復平沙無際茅蘆而外無物能生又設地樞漸轉其地化爲冰墟則

此木亦未由得蕤。此天勝人之說也。天人之際。其常為相勝也若此。所謂人治有功在反天行者。蓋雖輔相裁成。存其所善。而必賴天行之力。而後有以致其事。以獲其所期。物種相刃相劘。又各肖其先而代趨於微異。以其有異。人擇以加。譬如樹藝之家。果實花葉。有不盡如其意者。彼乃積擇其尤。積擇其善。種物競自若也。特前之競也。競宜於天。後之競也。競宜於人。其存一也。而所以存異。夫如是積累而上之。惡日以消。善日以長。其得效有迥出所期之外者。此之謂人擇。人擇而有功。必能盡物之性而後可。嗟夫。此真生聚富強之祕術。慎勿為鹵莽者道也。

復案。達爾文物種由來云。人擇一術。其功用於樹藝牧畜。至為奇妙。用此術者。不僅能取其羣而進退之。乃能悉變原種。至於不可復識。其事如按圖而索。年月可期。往嘗見撒孫尼人數羊。每月三次。置羊於几。體段毛角。詳悉校品。無異考金石者之玩古器也。其術要在識別微異。擇所祈嚮。積累成著而已。顧行術最難。非獨具手眼。覺察毫釐。不能得所欲也。具此能者。千牧之中。殆難得一。苟其能之。更益巧習。數稔之間。必致巨富。歐洲羊馬二事。尤彰彰也。間亦用接搆之法。故眞佳種。索價不訾。然少得效。效者須牝牡種近。生乃眞佳。無反種之弊。牧畜如此。樹藝亦然。特其事差易。以進種略驟。易於決擇耳。

天演之說，若更以墾荒之事喻之，其理將愈明而易見。今設英倫有數十百民，以本國人滿，謀生之艱，發願前往新地開墾。滿載一舟，到澳洲南島達斯馬尼亞所（澳大利亞南有小島）。棄船登陸，耳目所觸，水土動植，種種族類，寒燠燥濕，皆與英國大異，莫有同者。此數十百民者，篳路襤褸，闢草萊，烈山澤，驅其猛獸蟲蛇，不使與人爭土，百里之周，居然城邑矣。更為之播英之禾，藝英之果，致英之犬羊牛馬，使之游且字於其中。於是百里之內，與百里之外，不獨民種迥殊，動植之倫，亦以大異。凡此皆人之所為，而非天之所設也。故其事與前喻之園林，雖大小相懸，而其理則一。顧人事立矣，而其土之天行自若也，物競又自若也。以一朝之人事，闖然出於數千萬年天行之中，以與之相抗，或小勝而僅存，或大勝而日闢，抑或負焉以泯而無遺，則一以此數十百民之人事何如為斷。使其通力合作，而常以公利為期，養生送死之事備，而有以安其身；推選賞罰之約明，而有以平其氣，則不數十百年，可以蔚然成國。而土著之種，產民物，凡可以馴而服者，皆可漸化相安，轉為吾用。設此數十百民，惰窳鹵莽，愚闇不仁，相友相助之不能，轉而糜精力於相伐，則客主之勢既殊，彼舊種者，得因以為利，滅亡之禍，旦暮間耳。即所與偕來之禾稼果蓏，牛羊，或以無所託芘而消亡，或

人爲而與舊者俱化不數十年將徒見山高而水深而墾荒之事廢矣此即謂不知自致於最宜用不爲天之所擇可也

復案由來墾荒之利不利最視民種之高下泰西自明以來如荷蘭如日斯巴尼亞如葡陀牙如丹麥皆能浮海得新地而最後英倫之民於墾荒乃獨著前數國方之瞠乎後矣西有米利堅東有身毒南有好望新洲計其幅員幾與歐亞埒此不僅習海擅商狡黠堅毅爲之也亦其民能自制治知合羣之道勝耳故霸者之民知受治而不知自治則雖與之地不能久居而霸天下之世其君有辟疆其民無墾土法蘭西普魯士澳地利俄羅斯之舊無墾地正坐此耳法於乾嘉以前眞霸權不制之國也中國廿餘口之租界英人處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釐然隱若敵國矣吾閩粵民走南洋美洲者所在以億計然終不免爲人臧獲被驅斥也悲夫

導言八 烏託邦

又設此數十百民之內而有首出庶物之一人其聰明智慮之出於人人猶常人之出於牛羊犬馬幸而爲衆所推服立之以爲君以期人治之必申不爲天行之所勝是爲君者其措施之事當如何無亦法園夫之治園已耳園夫欲其草木之植凡可

以害其草木者，雖不芟夷之，剗絕之。聖人欲其治之隆，凡不利其民者，亦必有以滅絕之，禁制之，使不克與其民有競立爭存之勢。故其為草昧之君也，其於草萊猛獸戎狄，必有其烈之、驅之、屠之之事。其所尊顯選舉以輔治者，將惟其賢，亦猶園夫之於果實花葉，其所長養，必其適口與悅目者。且既欲其民和其智力以與其外爭矣，則其民必不可互爭以自弱也。於是求而得其所以爭之端，以謂爭常起於不足，乃為之制其恆產，使民各遂其生，勿廩廩然常懼為強與黠者之所兼并，取一國之公是公非，以制其刑與禮，使民各識其封疆畛畔，毋相侵奪，而太平之治以基。夫以人事抗天行，其勢固常有所屈也。屈則治化不進，而民生以凋，是必為致所宜以輔之，而後其業乃可以久大。是故民屈於寒暑雨暘，則為致衣服宮室之宜；民屈於旱乾水溢，則為致溝渠畎澮之宜；民屈於山川道路之阻深，而艱於轉運也，則有道涂橋梁漕輓舟車，致之汽電諸機，所以增倍人畜之功力也；致之醫療藥物，所以拯民之厲疾夭死也；為之刑獄禁制，所以防強弱愚智之相欺奪也；為之陸海諸軍，所以禦異族強鄰之相侵侮也。凡如是之張設，皆以民力之有所屈，而為致其宜，務使民之待於天者日以益寡，而於人自足恃者日以益多。且聖人知治人之人，固賦於治於人者也。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眾，不與神武之君。故欲郅治之隆，必於民

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為之學校庠序焉學校庠序之制善而後智仁勇之民興智仁勇之民興而有以為羣力羣策之資夫而後其國乃一富而不可貧一強而不可弱也嗟夫治國至於如是是亦足矣然觀其所以為術則與吾園夫所以長養草木者其為道豈異也哉假使員輿之中而有如是之一國則其民熙熙皥皥凡其國之所有皆足以養其欲而給其求所謂天行物競之虐於其國皆不見而惟人治為獨尊在在有以自恃而無畏降以至一草木一禽獸之微皆所以娛情適用之資有其利而無其害又以學校之興刑罰之中舉錯之公也故其民莠者日以少良者日以多馴至於各知職分之所當為性分之所固有通功合作互相保持以進於治化無疆之休夫如是之羣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稱之曰烏託邦烏託邦者猶言無是國也僅為涉想所存而已然使後世果其有之其致之也將非由任天行之自然而由盡力於人治則斷然可識者也

復案此篇所論如聖人知治人之人賦於治於人者也以下十餘語最精闢蓋泰西言治之家皆謂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開則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舉而自舉且一舉而莫能廢不然則雖有善政遷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極其能事不過成一治一亂之局二也此皆各國所

歷試歷驗者西班牙民最信教而智識卑下故當明嘉隆間得斐立白第二爲之主而大强通美洲據南美而歐洲亦幾爲所混一南洋呂宋一島名斐立賓者即以其名名其所得地也至萬歷末年而斐立白第二死繼體之人庸闇選耎國乃大弱盡失歐洲所已得地貧削饑饉民不聊生直至乾隆初年查理第三當國精勤二十餘年而國勢復振然而民智未開終弗善也故至乾隆五十三年查理第三亡而國又大弱雖道咸以還泰西諸國治化宏開西班牙立國其中不能無所滓濡然至今尙不足爲第二等權也至立政之際民智汙隆難易尤判如英國平稅一事明計學者持之蓋久然卒莫能行坐其理太深而國民抵死不悟故也後議者以理財啓蒙諸書頒令鄉塾習之至道光間遂以力去而其令大行通國蒙其利矣夫言治而不自教民始徒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懼皆苟且之治不足存其國於物競之後者也

導言九　汰蕃

雖然假眞有如是之一日而必謂其盛可長保則又不然之說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含生之倫莫不孳乳樂牝牡之合而保愛所出者此無化與有化之民所同也方其治之未進也則死於水旱者有之死於飢寒者有之且兵刑疾疫無化之國其

死民也尤深大亂之後景物蕭寥無異新造之國者其流徙而轉於溝壑者衆矣洎新治出物競平民獲息肩之所休養生聚各長子孫卅年以往小邑自倍以有限之地產供無窮之孳生不足則爭干戈又動周而復始循若無端此天下之生所以一治而一亂也故治愈隆則民愈休民愈休則其蕃愈速且德智並高天行之害既有以防而勝之如是經十數傳數十傳以後必神通如景尊能以二餳頭哺四千衆而後可不然人道既各爭存不出於爭將安出耶爭則物競興天行用所謂郅治之隆乃儳然不終日矣故人治者所以平物競也而物競乃即伏於人治之大成此誠人道物理之必然昭然如日月之必出入不得以美言飾說苟用自欺者也設前所謂首出庶物之聖人於彼新造烏託邦之中而有如是之一境此其為所前知固何待論然吾儕小人試為揣其所以挽迴之術則就理所可知言之無亦二途已耳一則聽其蕃息至過庶食不足之時徐謀所以處置之者一則量食為生立嫁娶收敎之程限使無有過庶之一時由前而言其術即今英倫法德諸邦之所用然不過移密就疏挹茲注彼以鄰為壑然有窮時窮則大爭仍起由後而言則微論程限之至難定也就令微積之術格致之學日以益精而程限較然可立而行法之方將安出耶此又事有至難者也於是議者曰是不難天下有羣覩若不仁而其實則至仁也者

夫過庶既必至爭矣。爭則必有所滅。滅又未必皆不善者也。則何莫於此之時。先去其不善而存其善。聖人治民。同於圃夫之治草木。圃夫之於草木也。過盛則芟夷之而已矣。拳曲擁腫則拔除之而已矣。夫惟如是。故其所養者。皆嘉葩珍果。而種日進也。去不材而育其材。治何爲而不若是。罷癃愚病。殘疾顛醜。盲聾狂暴之子。不必盡取而殺之也。鰥之寡之。俾無遺育。不亦可乎。使居吾土而衍者。必強佼聖智聰明才桀之子孫。此眞至治之所期。又何憂乎過庶。主人曰。唯唯。願與客更詳之。

復案。此篇客說。與希臘亞利大各所持論略相彷。又嫁娶程限之政。瑞典舊行之。民欲婚嫁者。須報官驗明家產及格者。始爲牉合。然此令雖行。而俗轉淫佚。天生之子滿街。育嬰堂充塞不復收。故其令尋廢也。

導言十　擇難

天演家用擇種留良之術。於樹藝牧畜間。而繁碩茁壯之效。若持左契致也。於是以謂人者生物之一宗。雖靈蠢攸殊。而血氣之軀。傳衍種類。所謂生肖其先。代趨微異者。與動植諸品無或殊焉。今吾術既用之草木禽獸而大驗矣。行之人類。何不可以有功乎。此其說雖若駭人。然執其事而責其效。則確然有必然者。顧唯是此擇與留之事。將誰任乎。前於墾荒立國。始設爲主治之一人。所以云其前識獨知。必出人人

猶人人之出牛羊犬馬者，蓋必如是而後乃可獨行而獨斷也。果能如是，則無論如亞洲諸國，聖聰明作元后，天下無敢越志之至尊，或如歐洲天聽民聽，天視民視，公舉公治之議院，爲獨爲聚，聖智同優，夫而後託之主治也可，託之擇種留良也亦可。而不幸橫覽此三洲六十餘國之間，爲上下其六千餘年之紀載，此獨知前識，邁類逾種，如前比者，尙斷斷乎未嘗有人也。且擇種留良之術，用諸樹藝牧畜而大有功者，以所擇者草木禽獸，而擇之者人也。今乃以人擇人，此何異上林之羊，欲自爲卜式；汧渭之馬，欲自爲其伯翳，多見其不知量也已。（案原文用白鴿欲自爲施白來施白來英人最善畜鴿者也易用中事）且欲由此術，是操選政者，不特其前識如神明，抑必極剛戾忍決之姿而後可。夫剛戾忍決誠無難，雄主酷吏皆優爲之。獨是先覺之事，則分限於天，必不可以人力勉也。且此才不僅求之一人之爲難，卽合一羣之心思才力爲之，亦將不可得。久矣合羣愚不能成一智，聚羣不肖不能成一賢也。且從來人種，雖分比諸飛走下生，奚翅相佰。每有孩提之子，性情品格，父母覗之爲庸兒，戚黨目之爲劣子，溫溫未試，不比於人。逮磨礲世故，變動光明，事業聲施，赫然驚俗，國蒙其利，民戴其功，吾知聚百十兒童於此，使天演家憑其能事，恣爲決擇，判某也爲賢爲智，某也爲不肖爲愚，某也可室可家，某也當鰥當寡，應機斷決，無或差謬，用以擇種留良，事均樹畜，來者不可

知若今日之能事尚未足以企此也

導言十一　蜂羣

故首出庶物之神人既已杳不可得則所謂擇種之術不可行由是知以人代天其事必有所底此無可如何者也且斯人相系相資之故其理至為微渺難思使未得其人而欲冒行其術將不僅於治理無以復加且恐其術果行則其羣將渙蓋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能羣也第深思其所以能羣則其理見矣雖然天之生物以羣立者不獨斯人已也試畧舉之則禽之有羣者如雁如烏獸之有羣者如鹿如象如米利堅之犎阿非利加之獼其尤著者也昆蟲之有羣者如蟻如蜂凡此皆因其有羣以自完於物競之際者也今吾將即蜂之羣而論之其與人之有羣同歟異歟意其皆可深思因以明夫天演之理歟夫蜂之為羣也審而觀之乃真有合於古井田經國之規而為近世以均富言治者之極則也（復案古之井田與今之均富以天演之理及計學公例論之乃古無此事今不可行之制故赫胥氏於此意含滑稽）以均富言治者曰財之不均亂之本也一羣之民宜通力而合作然必事各視其所勝養各給其所欲平均齊一無有分殊為上者職在察獄廉空使各得分願而莫或並兼焉則太平見矣此其道蜂道也夫蜂有后（蜂王誤舊曰后）其民雄者惰而操作者半雌（采花釀蜜者皆雌而不交不孕其雄不事事俗誤為雌呼曰蜂娘）一壺之內計口而稟各致其職

昧旦而起吸膠戴黃製爲甘蕊用相保其羣之生而與凡物爲競其爲羣也動於天機之自然各趨其功於以相養各有其職分之所當爲而未嘗爭其權利之所應享是輯輯者爲有思乎有情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自其可知者言之無亦最祖之知覺運動已耳設是羣之中有勞心者焉則必其雄而不事之惰蜂爲其暇也此其神識智計必天之所縱而皆生而知之而非由學而來抑由悟而入也設其中有勞力者焉則必其半雌盼盼然終其身爲釀蓄之事而所稟之食特傫然僅足以自存是細腰者必皆安而行之而非由墨之道以爲人抑由揚之道以自爲也之二者自裂房茁羽而來其能事已各具矣然則蜂之爲羣其非爲物之所設而爲天之所成明矣天之所以成此羣者奈何曰與之以含生之欲輔之以自動之機而後治之以物競錘之以天擇使肖而代遷之種自范於最宜以存延其種族此自無始來累其漸變之功以底於如是者

導言十二 人羣

人之有羣其始亦動於天機之自然乎其亦天之所設而非人之所爲乎羣肇於家其始不過夫婦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聯益固生齒日蕃則其相爲生養保持之事乃日緐益備故宗法者羣之所由昉也夫如是之羣合以與其外爭或人或非人將皆可

以無畏而有以自存蓋唯泯其爭於內而後有以爲强而勝其爭於外也此所與飛走蝡泳之羣同焉者也然則人蟲之間卒無以異乎曰有鳥獸昆蟲之於羣也因生而受形爪翼牙角各守其能可一而不可二如彼蜂然雌者雄者一受其成形則器與體俱膠然趨爲一職以畢其生以效能於其羣而已矣又烏知其餘假有知識則知識此一而已矣假有嗜欲亦嗜欲此一而已矣何則形定故也至於人則不然其受形雖有大小强弱之不同其賦性雖有愚智巧拙之相縣然天固未嘗限之以定分俾斬然爲其一而不得企其餘曰此可爲士必不可以爲農曰此終爲小人必不足以爲君子也此其異於鳥獸昆蟲者一也且與生俱生者有大同焉曰好甘而惡苦曰先己而後人夫曰先天下爲憂後天下爲樂者世容有是人而無如其非本性也人之先遠矣其始禽獸也不知更幾何世而爲山都木客又不知更幾何年而爲毛民猺獠由毛民猺獠經數萬年之天演而漸有今日此不必深諱者也自禽獸以至爲人其間物競天擇之用無時而或休而所以與萬物爭存戰勝而獨盛者中有最宜者在也是最宜云何曰獨善自營而已夫自營爲私然私之一言乃無始來斯人種子由禽獸得此漸以爲人直至今日而根株仍在者也古人有言人之性惡又曰人爲孽種自有生來便含罪惡其言豈盡妄哉是故凡屬生人莫不有欲莫不

求遂其欲。其始能戰勝萬物。而爲天之所擇。以此。其後用以相賊。而爲天之所誅。亦以此。何則。自營大行。羣道將息。而人種滅矣。此人所與鳥獸昆蟲異者。又其一也

復案。西人有言。十八期民智大進步。以知地爲行星。而非居中恒靜。與天爲配之大物。如古所云云者。十九期民智大進步。以知人道爲生類中天演之一境。而非篤生特造。中天地爲三才。如古所云云者。二說初立。皆爲世人所大駭。竺舊者。至不惜殺人以殿其說。卒之證據釐然。彌攻彌固。乃知如如之說。其不可撼如此也。達爾文原人篇。希克羅德國人人天演。赫胥黎化中人位論。三書皆明人先爲猿之理。而現在諸種猿中。則亞洲之吉貝音奔倭蘭兩種。非洲之戈栗拉齊明子兩種。爲尤近。何以明之。以官骸功用。去人之度少。而去諸獸與他猿之度多也。自茲厥後。生學分類。皆人猿爲一宗。號布拉默特。布拉默特者。秦言第一類也

導言十三 制私

自營甚者。必侈於自由。自由侈則侵。侵則爭。爭則羣渙。羣渙則人道所恃以爲存者去。故曰。自營大行。羣道息而人種滅也。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能爲羣者。又莫人若。如是則其所受於天。必有以制此自營者。夫而後有羣之效也。復案人道始羣之際其理至爲要妙羣學

家言之最晰者有斯賓塞氏之羣誼篇柏捷特格斯治平相關論二書皆余所已譯者

夫物莫不愛其苗裔。否則其種早絕而無遺。自然之理也。獨愛子之情。人為獨摯。其種最貴。故其生有待於父母之保持。方諸物為最久。久故其用愛也尤深。繼乃推類擴充。緣所愛而及所不愛。是故慈幼者仁之本也。而慈幼之事。又若從自營之私而起。由私生慈。由慈生仁。由仁勝私。此道之所以不測也。又有異者。惟人道善以己效物。凡儀形肖貌之事。獨人為能。案昆蟲禽獸亦能肖物如南洋木葉蟲之類所在多有又傳載寡女絲一事則尤異者然此不足以破此公例也故禽獸不能盡。不能像。而人則於他人之事。他人之情。皆不能漠然相值。無槩於中。即至隱微意念之間。皆感而遂通。絕不聞矯然離羣。使人自人而我自我。故里語曰。一人向隅。滿堂為之不樂。孩稚翻然。藝夫為之破顏。涉樂方愉。言哀已涕。動乎所不自知。發乎其不自已。或謂古有人焉。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此誠極之若反。不可以常法論也。但設今者有高明深識之士。其意氣若塵垢粃糠一世也者。猝於塗中遇一童子。顯然傲侮輕賤之。謂彼其中毫不一動然者。則吾竊疑而未敢信也。李將軍必取霸陵尉而殺之。可謂過矣。然以飛將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閒視之。其憾之者猶人情也。案原文如下埃及之哈猛必取摩德開而梟之高竿之上亦已過矣然以亞哈木魯經略之貴何物猶大乃漫然不為起敬則其惡之者尚人情耳今以與李將軍霸陵尉事相類故易之如此不見夫怖畏清議者乎。刑章國憲未必懼也。而斤斤然以

望月旦爲懷美惡毀譽至無定也而習俗既成之後則通國不敢畔其範圍人常受飢寒之苦不忍捨生而愧情中興則計短者至於自殺凡此皆感通之機人所甚異於禽獸者也感通之機神斯羣之道立矣大氐人居羣中自有識知以來他人所爲常衡以我之好惡我所爲作亦考之他人之好惡凡人與己之一言一行皆與好惡毀譽相附而不可離及其久也乃不能作一念焉而無好惡毀譽之別由是而有是非亦由是而有羞惡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後有於是是心之中常有物焉以爲之宰字曰天良天良者保羣之主所以制自營之私不使過用以敗羣者也

復案赫胥黎保羣之論可謂辨矣然其謂羣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則有倒果爲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蓋人之由散入羣原爲安利其始正與禽獸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羣爲安利則天演之事將使能羣者存不羣者滅善羣者存不善羣者滅善羣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則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擇以後之事非其始之卽如是也其始豈無不善感通者經物競之烈亡矣不可見矣赫胥黎執其末以齊其本此其言羣理所以不若斯賓塞氏之密也且以感通爲人道之本其說發於計學家亞丹斯密亦非赫胥黎氏所獨標之新理也

又案班孟堅曰不能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吾竊謂此語必古先哲人所已發孟堅之識尚未足以與此也

導言十四 恕敗

羣之所以不渙由人心之有天良天良生於善相感其端孕於至微而效終於極鉅此之謂治化治化者天演之事也其用在厚人類之生大其與物爲競之能以自全於天行酷烈之際故治化雖原出於天而不得謂其不與天行相反也自禮刑之用皆所釋憾而平爭故治化進而天行消即治化進而自營減顧自營減之至盡則人與物爲競之權力又未嘗不因之俱衰此又不可不知者也故比而論之合羣者所以平羣以內之物競即以敵羣以外之天行人始以自營能獨伸於庶物而自營獨用則其羣以漓由合羣而有治化治化進而自營減克己廉讓之風與然自其羣又不能與外物無爭故克己太深自營盡泯者其羣又未嘗不敗也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理誠如是無所逃也今天下之言道德者皆曰終身可行莫如恕平天下莫如絜矩矣泰東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求於朋友先施之泰西者曰施人如己所欲受又曰設身處地待人如己之期人凡斯之言皆所謂金科玉條貫徹上下者矣自常人行之有必不能悉如其量者雖然學問之事貴審其眞而無容心於其言之美

惡苟審其實則恕道之與自存固倘有其不盡比附也者蓋天下之為惡者莫不務逃其誅今有盜吾財者使吾處盜之地則莫若勿捕與勿罰今有批吾頰者使吾設批者之身則左受批而右不再焉已厚幸矣持是道以與物為競則其所以自存者幾何故曰不相比附也且其道可用之民與民而不可用之國與國何則民尚有國法焉為之持其平而與之直也至於國則持其平而與之直者誰乎

復案赫胥黎氏之為此言意欲明保羣自存之道不宜盡去自營也然而其義隘矣且其所舉泰東西建言皆非羣學太平最大公例也太平公例曰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用此則無前弊矣斯賓塞羣誼一篇為釋此例而作也晚近歐洲富強之效識者皆歸功於計學計學者首於亞丹斯密氏者也其中亦有最大公例焉曰大利所存必其兩益損人利已非也損已利人亦非損下益上非也損上益下亦非其書五卷數十篇大抵反覆明此義耳故道咸以來蠲保商之法平進出之稅而商務大興國民俱富嗟乎今然後知道若大路然斤斤於彼己盈絀之間者之真無當也

導言十五　最旨

右十四篇皆詮天演之義得一一覆按之第一篇明天道之常變其用在物競與天

擇第二篇標其大義見其爲萬化之宗第三篇專就人道言之以異擇爭三者明治化之所以進第四篇取譬園夫之治園明天行人治之必相反第五篇言二者雖反而同出一原特天行則恣物之爭而存其宜人治則致物之宜以求得其所祈嚮者第六篇天行既泯物競斯平然物具肖先而異之性故人治可以范物使日進善而不知此治化所以大足恃也第七篇更以墾土建國之事明人治之正術第八篇設其民日滋而有神聖爲之主治其道固可以法園夫第九篇見其術之終窮窮則天行復興人治中廢第十篇論所以救庶之術獨有耘莠存苗而以人耘人其術必不可用第十一篇言羣出於天演之自然有能羣之天倪而物競爲鑄鎔人之始羣不異昆蟲禽獸也第十二篇言人與物之不同一曰才無不同一曰自營無藝二者皆爭之器而敗羣之凶德也然其始則未嘗不用是以自存第十三篇論能羣之吉德感通爲始天良爲終人有天良羣道乃固第十四篇明自營雖凶亦在所用而克己至盡未或無傷今者統十四篇之所論而觀之知人擇之術可行諸草木禽獸之中斷不可用諸人羣之內姑無論智之不足恃也就令足恃亦將使惻隱仁愛之風衰而其羣以渙且充其類而言凡恤罷癃養殘疾之政皆與其治相舛而不行直至醫藥治療之學可廢而男女之合亦將如會聚牸牝之爲而棄夫婦之倫而後可陋隘

酷烈之治深而慈惠哀憐之意少數傳之後風俗遂成斯羣之善否不可知而所恃以相維相保之天良其有存者不可寡歟故曰以人擇求強而其效適以得弱蓋過庶之患難圖如此雖然今者天下非一家也五洲之民非一種也物競之水深火烈時平則隱於通商庀工之中世變則發於戰伐從衡之際是中天擇之效所眷而存者云何羣道所因以進退者奚若國家將安所恃而有立於物競之餘雖其理誠奧博非區區導言所能盡意者深察世變之士可思而得其大致於言外矣夫

復案赫胥黎氏是書大指以物競爲亂源而人治終窮於過庶此其持論所以與斯賓塞氏大有逕庭而謂太平爲無是物也斯賓塞則謂事遲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於郅治其言曰（生學天演第十三篇論人類究竟）今若據前事以推將來則知一羣之相殘不啻毒蟲猛獸也至合種成國則此患又減而轉患孳乳之寖多羣而治化將開其民必庶始也以猛獸毒蟲爲患庶則此患先祛然而種分壤錯民不足大爭起矣使當此之時民之性情知能一如其朔則其死率當與民數作正比例其不爲正比例者必其食裕也而食之所以裕者又必其相爲生養之事進而後能於此見天演之所以陶鈞民生與民生之自爲體合（物自變其形能以合所遇之境天演家謂之體合）體合者進化之秘機也雖然此過庶之壓力可以裕食而減而過

庶之壓力又終以孳生而增。民之欲得者。常過其所已有。汲汲以求若有驅迫之者。亘古民欲固未嘗有見足之一時。故過庶壓力。終無可免。即天演之用。終有所施。其間轉徙墾屯。舉不外一時挹注之事。循是以往。地球將實。實則過庶壓力之量與俱盈矣。故生齒日繁。過於其食者。所以使其民巧力才智與自治之能。不容不進之因也。惟其不能不用。故不能不進。亦惟常用。故常進也。舉凡水火工虞之事。要皆民智之見端。必智進而後事進也。事既進者。非智進者莫能用也。格致之家。孜孜焉以盡物之性為事。農工商之民。據其理以善術。而物產之出也。以之益多。非民智日開。能為是乎。十頃之田。今之所穫。倍於往歲。其穫必通化植之學。知水利。講新機。而已與傭之巧力。皆臻至巧而後可。製造之工。朝出貨而夕售者。其製造之器。其工匠之巧。皆不可以不若人明矣。通商之場日廣。業是者於物情必審。於計利必精。不然敗矣。商戰烈則子錢薄。故用機必最省費者。造舟必最合法者。御舟必最巧習者。而後倍稱之息收焉。諸如此倫。苟求其原。皆一羣過庶之壓力致之耳。蓋惡勞好逸。民之所同。使非爭存。則耳目心思之力。皆不用。不用則體合無由。而人之能事不進。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盡也。天惟賦物以孳乳而貪生。則其種自以日上。萬物莫不如是。

人其一耳進者存而傳焉不進者病而亡焉此九地之下古獸殘骨之所以多也一家一國之中食指徒繁而智力如故者則其去無噍類不遠矣夫固有與爭存而奪之食者也不見前之愛爾蘭乎生息之蕃均諸圈牢然其究也徒以供溝壑之一飽饑饉疾疫乃兵水旱有不忍卒言者凡此皆人事之不臧非天運也然以往數言之則去者必其不善自存者也其有孑遺而長育種嗣者必其能力最大抵遭遇最優而為天之所擇者也故宇宙妨生之物至多不僅過庶一端而已人欲圖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與是妨生者為鬬負者日退而勝者日昌勝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三者大而後與境相副之能恢而生理乃大備且由此而觀之則過庶者非人道究竟大患也吾是書前篇於生理進則種貴而孳乳用稀之理已反覆辯證之矣蓋種貴則其取精也所以為當躬之用者日奢以為嗣育之用者日嗇一人之身其情感論思皆腦所主群治進民腦形愈大襞積愈繁通感愈速故其自存保種之能力與腦形之大小有比例而察物窮理自治治人與夫保種詒謀之事則與腦中襞積繁簡為比例然極治之世人腦重大繁密固矣而情感思慮又至賾至變至廣至玄其體既大其用斯宏故腦之消耗又與其用情用思之多寡淺深遠近精粗為比例三

比例者合。故人當此時。其取物之精。所以資輔益塡補此腦者最費。腦之事費。則生生之事廉矣。物固莫能兩大也。今日歐民之腦。方之野蠻。已此十而彼七。卽其中襞積複疊。亦野蠻少而淺。而歐民多且深。則繼今以往。腦之爲變如何。可前知也。此其消長盈虛之故。其以物競天擇之用。而腦大者存乎。抑體合之爲。必得腦之益繁且靈者。以與蕃變廣玄之事理相副乎。此吾所不知也。知者用奢於此。則必嗇於彼。而郅治之世。用腦之奢。又無疑也。吾前書證腦進者成丁遲。〔謂牝牡屬合之時〕又證男女情欲當極熾時。則思力必遜。而當思力大耗。如初學人攻苦思索。算學難題之類。則生育能事。往往沮抑不行。統此觀之。則可知羣治進極。宇內人滿之秋。過庶不足爲患。而斯人孳生遲速。與其國治化淺深。常有反比例也。斯賓塞之言如此。自其說出。論化之士十八九宗之。計學家柏捷特著格致治平相關論。多取其說。夫種下者多子而子夭。種貴者少子而子壽。此天演公例。自草木蟲魚。以至人類。所隨地可察者。斯賓氏之說。豈不然哉。

導言十六　進微

前論謂治化進則物競不行。固矣。然此特天行之物競耳。天行物競者。救死不給。民爭食也。而人治之物競猶自若也。人治物競者。趨於榮利。求上人也。惟物競長存而

後主治者可以操砥礪之權以募孫天下夫所謂主治者或獨具全權之君主或數賢監國如古之共和或合通國民權如今日之民主其制雖異其權實均亦各有推行之利弊（案今泰西如英德各邦多三合用之以兼收其益此國主而外所以有爵民二議院也）要之其羣之治亂強弱則視民品之隆汚主治者抑其次矣然既曰主治斯皆有導進其羣之能謀其爲術乃不出道齊舉錯與夫刑賞之間已耳主治者懸一格以求人曰必如是吾乃尊顯爵祿之使所享之權與利優於常倫焉則天下皆奮其才力心思以求合於其格此必然之數也其始焉爲藪其究也成習習之既成則雖主治有不能與其羣相勝者後之衰者馴至於亡前之利者適成其弊導民取舍之間其機如此是故天演之事其端恒娠於至微而爲常智之所忽及蒸爲國俗淪浹性情之後悟其爲弊乃謀反之採一羣以障狂瀾醲梧水以救燎原此亡國亂羣所以相隨屬也不知一羣既演人治已失其權即使聖人當之亦僅能集散扶衰勉企最宜以聽天事之決擇何則天演之效非一朝夕所能爲也是故人治天演其事與動植不同事功之轉移易民之性情氣質變化難持今日之英倫以與圖德之朝相較（自顯理第七至女主鷃勒白是爲圖德之代起明成化二十一年至萬歷三十一年）則貧富強弱相殊遠矣而民之官骸性情若無少異於其初詞人狄斯不爾之所寫生（狄萬歷間英國詞曲家其傳作大爲各國所傳譯寶貴也）方今之人不僅聲音笑貌同也凡相攻

相感不相得之情又無以異苟謂民品之進必待治化既上天行盡泯而後有功則自額勒查白以至維多利亞此兩女主三百餘年之間英國之兵爭蓋寡無幾然用事之天行也擇種留良之術雖不盡用間有行者刑罰非不中也害羣之民或流之或棄之或錮之終身焉又以游惰呰窳者之種下也振貧之令曰凡無業仰給縣官者男女不同居凡此之為皆意欲絕不肖者傳衍種裔累此羣也然而其事卒未嘗驗者則何居蓋如是之事合通國而計之所及者隘一也民之犯法失業常見諸中年以後刑政未加乎其身此凶民惰民者已婚嫁而育子矣又其一也且其術之窮不止此世之不幸羅文网與無援持而惰游者其氣質種類不必皆不肖也死囚貧乏其受病雖恒在夫性情而大半則緣乎所處之地勢英諺有之曰糞在田則為肥在衣則為不潔然則不潔者乃肥而失其所者也故豪家士苴金帛所以揚其惠聲而中產之家則坐是以凍餒猛毅致果之性所以成大將之威名仰機射利之奸所以致駔商之厚實而用之一不當則刀鋸囹圄從其後矣由此而觀之彼被刑無賴之人不必由天德之不肖而恒由人事之不詳也審矣今而後知絕其種嗣俾無遺育者之眞無當也今者即英倫一國而言之較近三百年治功所進幾於絕景而馳至其民之氣質性情尚無可指之進步而歐墨物競炎炎天演為鑪天擇為治所

駸駸日進者乃在政治學術工商兵戰之間嗚呼可謂奇觀也已

復案天演之學肇端於地學之磨石古獸故其計數動逾億年區區數千年數百年之間固不足以見其用事也曩拿破侖第一入麥西時法人治生學者多挾其數千年骨董歸而驗之覺古今人物無異可指造化模範物形極漸至微斯可見矣雖然物形之變要皆與外境爲對待使外境未嘗變則宇內諸形至今如其朔焉可也惟外境既遷形處其中受其逼拶乃不能不去故以即新故變之疾徐常視逼拶者之緩急不可謂古之變率極漸後之變率遂常如此而不能速也即如以歐洲政教學術農工商戰數者而論合前數千年之變殆不如輓近之數百年至最後數十年其變彌厲故其言曰耶蘇降生二千年時世界如何雖至武斷人不敢率道也顧其事有可逆知者世變無論如何終當背苦而向樂此如動植之變必利其身事者而後存也至於種胄之事其理至爲奧博難窮誠有如赫胥氏之說者即如反種一事生物累傳之後忽有極似遠祖者出於其間此雖無數傳無由以絕如至今馬種尚有忽出遍體虎斑背其最初芝不拉野種者（或謂此即後書所云天馬）騾種亦然此二物同原證也芝不拉之爲驢馬則京垓年代事矣達爾文畜鴿亦往往數十傳後忽出石鴿野種也又每有

一種受性偏勝至牉合得宜有以相劑則生子勝於二親此生學之理亦古人所謂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理也惟牉合有宜不宜而後瞽瞍生舜堯生丹朱而漢高呂后之悍鷙乃生孝惠之柔良可得而微論也此理所關至鉅非遍讀西國生學家書身考其事數十年不足以與其秘耳

導言十七善羣

今之競於人羣者非爭所謂富貴優厚也耶戰而勝者在上位持粱齧肥驕而役使夫其羣之衆不勝者居下流其尤病者乃無以爲生而或陷於刑网試合英倫通國之民計之其戰而如是勝者百人之內幾幾得二人焉其赤貧犯法者亦不過百二焉恐議者或以爲少也吾乃以謂百得五焉可乎然則前所謂天行之虐所見於此羣之中統而覈之不外二十得一而已是二十而一者溷然在泥塗之中日有寒飢之色周其一身者率猥陋不蠲不足以遂生致養嫁娶無節蕃息之易與圜牢均故其兒女雖以貧露多不育者然其生率常過於死率也雖然彼貧賤者固自爲一類也此二十而一者固不能於二十而十九者有選擇舉錯之權也則羣之不進非其罪也設今有牧焉於其千羊之內簡其最下之五十羊驅而置之磽确不毛之野任其弱者自死强者自存夫而後驅此後亡者還入其羣以並畜同牧之是之

牧爲何如牧乎此非過事之喻也不及事之喻也何則今吾羣之中是飢寒種文稱者尙未爲最弱極愚之種如所謂五十羊者也且今之競於富貴優厚者當何如而後勝乎以經道言之必其精神强固者也必勤足赴功者也必智足以周事忍足濟事者也又必其人之非甚不仁而後有外物之感孚而恒有徒黨之已助此其所以爲勝之常理也然而世有如是之民競於其羣之中而又不必勝者則又何也曰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賢者之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賢者之在上位而無由降門第親戚援與財賄例故與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數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諸重溺之物傅以氣脬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挾救生之環此其所以爲浮而非其物之能溺洄覓沒以自舉而上也使一日者取所傅而去之則本地親下必終歸於其所而物競天擇之用將使一國之衆如一壺之水然熨之以火而其中無數莫破質點暵者自升冷者旋降回轉周流至於同溫等熱而後已是故任天演之自然而去其牽沮之力則一羣之衆其戰勝而享而爲斯羣之大分者固不必最宜將皆各有所宜以與其羣相結其爲數也旣多其合力也自厚其孳生也自蕃夫以多數勝少數者天之道也而又何慮於前所指二十而一之莠民也哉此善羣進種之至術也今夫一國之治自外言之則有邦交自內言之則有民政邦交民政之事必操之聰明强

固勤智剛毅而仁之人。夫而後國強而民富者。常智所與知也。由吾之術。不肖自降。賢者自升。邦交民政之事。必得其宜者爲之主。且與時偕行。流而不滯。將不止富強而已。抑將有進種之效焉。此固人事之足恃而有功者矣。夫何必擇種留良。如園夫之治草木哉。

復案。赫胥黎氏是篇。所謂去其所傳者。最爲有國者所難能。能則其國無不強。其羣無不進者。此質家親親。必不能也。文家尊尊。亦不能也。惟尚賢課名實者能之。尚賢則近墨。課名實則近於申商。故其爲術。在中國中古以來。罕有用者。而用者乃在今日之西國。英倫民氣最伸。故其術最先用。用之亦最有功。如廣立民報。而守直言不禁之盟。宋甯宗嘉定七年。英王約翰與其民所立約名馬格那吒達。華言大典。保公二黨。遞主國成。以互相稽察。凡此之爲。皆惟恐所傳者不去故也。斯賓塞羣學保種公例二。曰凡物欲種傳而盛者。必未成丁以前。所得利益。與其功能作反比例。旣成丁之後。所得利益。與功能作正比例。反是者衰滅。其羣誼篇立進種大例三。一曰民旣成丁。功食相準。二曰民各有畔。不相侵欺。三曰兩害相權。已輕羣重。此其言乃集希臘羅馬與二百年來格致諸學之大成。而施諸邦國理平之際。有國者安危利菑則亦已耳。誠欲自存。赫斯二氏之言。殆無以易也。赫所謂去

其所傳與斯所謂功食相準者。言有正負之殊。而其理則一而已矣。

導言十八 新反

前言園夫之治園也。有二事焉。一曰。設其宜境。以遂群生。二曰。芸其惡種。使善者傳。自人治而言之。則前者爲保民養民之事。後者爲善群進化之事。善群進化。園夫之術必不可行。故不可以力致。獨主持公道。行尚賢之實。則其治自臻。然古今爲治。不過保民養民而已。善群進化。則期諸教民之中。取民同具之明德。固有之知能。而日新擴充之。以爲公享之樂利。古之爲學也。形氣道德。岐而爲二。今則合而爲一。所講者雖爲道德治化形上之言。而其所由徑術。則格物家所用以推證形下者也。撮其大要。可以三言盡焉。始於實測。繼以會通。而終於試驗。三者闕一。不名學也。而三者之中。則試驗爲尤重。古學之逐於今。大抵坐闕是耳。凡政教之所施。皆用此術以考核揚搉之。由是知其事之窒通。與能得所祈嚮否也。天行物競。既無由絕於兩間。誠使五洲有大一統之一日。書車同。其文軌。刑賞出於一門。人羣大和。而人外之爭。尚自若也。過庶之禍。莫可逃也。人種之先。既以自營不仁。而獨伸於萬物矣。緜傳雖遠。惡本仍存。呱呱墜地之時。早含無窮爲己之性。故私一日不去。爭一日不除。爭之未除。天行猶用。如日之照。夫何疑焉。假使後來之民。得純公理而無私欲。此去私者。天

爲之平抑人爲之乎。吾今日之智。誠不足以知之。然而一事分明。則今日之民。既相合羣而不散。慮於獨矣。苟私過用。則不獨必害於其羣。亦且終傷其一己。何者。託於羣而爲羣所不容故也。是故成己成人之道。必在懲忿窒慾。屈私爲羣。此其事誠非可樂而行之。其效之美。乃不止於可樂。夫人類自其天秉而觀之。則自致智力。加之教化道齊。可日進於無疆之休。無疑義也。然而自夫人之用智用仁。雖聖哲不能無過。自天行終與人治相反。而時時欲毀其成功。自人情之不能無怨懟。而尚覬覦其所必不可幾。自夫人終囿於形氣之中。其知識無以窺天事之至奧。夫如是。而曰人道有極美備之一境。有善而無惡。有樂而無憂。特需時以待之。而其境必自至者。此殆理之所必無。而人道之所以足閔歎也。竊嘗謂此境如割錐術中雙曲綫之遠切綫。可日趨於至近。而終不可交。雖然。既生而爲人矣。則及今可爲之事。亦眾矣。邃古以來。凡人類之事功。皆所以輔天輯民者也。已至者無窮其成功。未至者無怠於精進。則人治與日月俱新。有非前人所夢見者。前事具在。豈不然哉。夫如是以保之。夫如是以將之。然而形氣內事。皆拋物綫也。至於其極。不得不反。反則大宇之間。又爲天行之事。人治以漸退歸無權。我曹何必取京垓世劫以外事。憂海水之少。而以淚益之也哉。

復案有叩於復者曰人道以苦樂為究竟乎以善惡為究竟乎應之曰以苦樂為究竟而善惡則以苦樂之廣狹為分樂者為善苦者為惡苦樂者所視以定善惡者也使苦樂同體則善惡之界混矣又烏所謂究竟者乎曰然則禹墨之胼胝非而桀跖之橫恣是矣曰論人道務通其全而觀之不得以一曲論也人度量相越遠所謂苦樂至為不齊故人或終身汲汲於封殖或早夜遑遑於利濟當其得之皆足自樂此其一也且夫為人之士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亦謂苦者善身而天下緣此而樂者眾也使無樂者則摩放之為無謂甚矣慈母之於子也劬勞顧恤若忘其身母苦而子樂也至得其所求母且即苦以為樂不見苦也即如婆羅門教苦行薰修亦謂大苦之餘償我極樂而後從之然則人道所為皆背苦而趨樂必有所樂始名為善彰彰明矣故曰善惡以苦樂之廣狹分也然宜知一群之中必彼苦而後此樂抑己苦而後人樂者皆非極盛之世極盛之世人量各足無取挹注於斯之時樂即為善苦即為惡故曰善惡視苦樂也前吾謂西國計學為亘古精義人理極則者亦以其明兩利為真利耳由此觀之則斯賓塞氏是篇所稱屈己為群為無可樂而其效之美不止可樂之語於理荒矣且吾不知可樂之外所謂美者果何狀也然其謂郅治如遠切線可近

不可交。則至精之譬。又謂世間不能有善無惡。有樂無憂二語。亦無以易。甚善樂皆對待意境。以有惡憂而後見。使無後二。則前二亦不可見。生而瞽者不知有明闇之殊。長處寒者不知寒。久處富者不欣富。無所異則卽境相忘也。曰然則郅治極休。如斯賓塞所云云者。固無有乎。曰難言也。大抵宇宙究竟。與其元始。同於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云者。謂不可以名理論證也。吾輩生於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進。後勝於今而已。至極盛之秋。當見何象。千世之後。有能言者。猶旦暮遇之也。

英國赫胥黎造論
侯官嚴復達恉

論一 能實

道每下而愈況，雖在至微，盡其性而萬物之性盡，窮其理而萬物之理窮，在善用吾知而已矣，安用騖遠窮高，然後爲大乎。柏庚首爲此言，其言曰格致之事，凡爲眞宰之所篤生，斯爲吾人之所應講，天之生物，本無貴賤軒輊之心，故以人意軒輊貴賤之者，其去道固已遠矣，尚何能爲格致之事乎。今夫萊兩緘以爲郛，一房而數子，贅然不盈匊之物也，然使藝者不違其性，雨足以潤之，日足以暄之，則無幾何，其力之內蘊者敷施，其質之外附者翕受，始而萌芽，繼乃引達，俄而布薆，俄而堅熟，時時蛻其舊而爲新，人弗之覺也，覺亦弗之異也，藉非常則驚，見所習則以爲不足察，此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之所以衆也。夫以一子之微，忽而有根荄支幹花葉果實，非一曙之事也，其積功累勤，與人事之經營裁斫異，而實未嘗異也，一鄂一柎，極之微塵質點，其形法模式，苟諦而視之，其結構勾聯，離婁歷鹿，窮精極工矣，又皆有不易之天則，此所謂至賾而不可亂者也。一本之植也，析其體則爲分官，合其官則爲具體，根幹以吸土膏也，支葉以收炭氣也，色非虛設也，形不徒然也。草木有綠精，而後得日光能分炭於炭養

翕然通力合作凡以遂是物之生而已是天工也特無為而成有眞宰而不得其眹耳今者一物之生其形制之巧密既如彼其功用之美備又如此顧天乃若不甚惜焉者蔚然茂者浸假而彫矣熒然暉者浸假而瘁矣夷傷黃落蕩然無存存者儻如他日所收之實復以函生機於無窮至哉神乎其生物不測有若是者今夫易道周流耗息迭用所謂萬物一圖者無往而不遇也不見小兒拋墻者乎過空成道勢若垂弓是名拋物曲線此線乃極狹撱圜兩端假如物不爲地體所礙則將行終抵心復還所由拋本處成一撱圜其二極點一即地心一在地平以上與相應也從其淵而平分之前半陟而上行後半陁而下趨此以象生理之從虛而息由息乃盈從盈得消由消反虛故天演者如網如箑又如江流然始濫觴於昆侖出梁益下荊揚洋洋浩浩趨而歸海而興雲致雨則又反宗始以易簡伏變化之機命之曰儲能後漸繁殊極變化之致命之曰效實儲能也效實也合而言之天演也此二儀之內仰觀俯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所莫能外也希臘理家額拉吉來圖有言世無今也有過去有未來而無現在譬諸濯足長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是混混者未嘗待也方云一事為今其今已古且精而核之豈僅言之之時已哉當其涉思所謂今者固已逝矣赫胥黎他日亦言人命如水中漩洑雖其形暫留而漩中一切水質則刻刻變易一時推爲名言仲尼川上之歎又曰回也見新交臂已故東西微言其同若此今然後知靜者未覺之動也平者不喧之爭也羣力交推屈申相報眾流

匯激。勝負迭乘。廣宇悠宙之間。長此摩盪運行而已矣。天有和音。地有成器。顯之為氣為力。幽之為慮為神。物鳥乎惡而有色相。心鳥乎主而有覺知。將果有物焉。不可名不可道。以為是變者根耶。抑各本自然。而不相系耶。自夢西希臘以來。民智之開。四千年於玆矣。而此事則長夜漫漫。不知何時旦也。

復案此篇言植物由實成樹。樹復結實。相為生死。如環無端。固矣。而晚近生學家。謂有生者如人禽蟲魚草木之屬。為有官之物。是名官品。而金石水土無官。曰非官品。無官則不死。以未嘗有生也。而官品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靈魂魄之謂也。可死者甲。不可死者乙。判然兩物。如一草木。根荄支干。果實花葉。甲之事也。而乙則離母而轉附於子。緜緜延延。代可微變而不可死。或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盡死。動植皆然。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託生於其身。蓋自受生得形以來。遞嬗迤轉。以至於今。未嘗死也。

論二 憂患

大地抟抟。諸教雜糅。自頂禮拜蛇。迎尸範偶。以至於一宰無神。賢聖之所詔垂。帝王之所制立。司徒之有典。司寇之有刑。雖旨趣各殊。何一不因畏天坊民而後起事乎。

疾痛慘怛、莫知所由然、愛惡相攻、致憾於同種、神道王法、要終本始、其事固盡從憂患生也。然則憂患果何物乎。其物為兩間所無可逃、其事為天演所不可離、可逃可離、非憂患也。是故憂患者、天行之用、施於有情、而與知慮并著者也。今夫萬物之靈、人當之矣。然自非能群、則天秉末由張皇、而最靈之能事不著。人非能為群也、而不能不為群、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憂患矣、故憂患之淺深、視能群之量為消長。方其混沌僿野、與鹿豕同、謂之未嘗有憂患焉、蔑不可也。進而穴居巢處、有憂患矣、而未探也、更進而為射獵、為游牧、為猺獠、為蠻夷、擾矣、而猶未至也、獨至倫紀明、文物興、宮室而耕稼、喪祭而冠昏、如是之民、夫而後勞心鉥心、計深慮遠、若天之胥靡而不可弛耳、咸其自至、而虐之者誰歟、夫轉移世運、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聖人亦世運中之一物也、世運至而後聖人生、世運鑄聖人、非聖人鑄世運也、使聖人而能為世運、則無所謂天演者矣、民之初生、固禽獸也、無爪牙以資攫拏、無毛羽以御寒暑、比之鳥、則以手易翼、而無與於飛、方之獸、則減四為二、而不足於走、夫如是之生、而與草木禽獸樊然雜居、乃蘄爾獨存於物競最烈之後、且不僅自存、直夐然有以首出於庶物、則人於萬類之中、獨具最宜、而有以制勝也審矣、豈徒靈性有足恃哉、亦由自營之私奮耳。然則不仁者今之所謂凶德、而夷考其始、乃人類之所恃以得生、深於

私果於害奪焉而無所與讓孰焉而無所於捨此皆所恃以爲勝也是故渾荒之民合狙與虎之德而兼之形便機詐好事效尤附之以合羣之材重之以貪戾很鷙好勝無所於屈之風少一焉其能免於陰陽之患而不爲外物所吞噬殘滅者寡矣而孰知此所恃以勝物者浸假乃轉以自伐耶何以言之人之性不能不爲羣羣之治又不能不日進羣之治日進則彼不仁者之自伐亦日深人之始與禽獸雜居者不知其幾千萬歲也取於物以自養習爲攘奪不仁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世也其習之於事也旣久其染之於性也自深氣質盩成流爲種智其治化雖進其萌枿仍存嗟夫此世之所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也夫自營之德宜爲散不宜爲羣宜於亂不宜於治人之所深知也昔之所謂狙與虎者彼非不欲其盡死而化爲麟鳳騶虞也而無如是彿鬱眈眈者卒不可以盡伏誅也資二者之德而樂利之矣乃今試嘗用之則樂也每不勝其憂利也常不如其害凶德之爲虐較之陰陽外物之患不啻過之由是悉取其類揭其名而僇之曰過曰惡曰罪曰孽又不服則鞭笞之放流之刀鋸之鈇鉞之甚矣哉羣之治旣興是狙與虎之無益於人而適用以自伐也而孰謂其始之固賴是以存乎是故憂患之來其本諸陰陽者猶之淺也而緣諸人事者乃至深六合之內天演昭回其奧衍美麗可謂極矣而憂患乃與之相盡治化之與果有

以袪是憂患者乎將人之所爲與天之所演者果有合而可奉時不違乎抑天人互殊二者之事固不可以終合也

論三 教源

大抵未有文字之先草昧敦厖多爲游獵之世游故散而無大羣獵則戕殺而鮮食凡此皆無化之民也迨文字既興斯爲文明之世文者言其條理也明者異於草昧也出草昧入條理非有化者不能然化有久暫之分而治亦有偏賅之異自營不仁之氣質變化綦難而仁讓樂羣之風漸摩日淺勢不能以數千年之磨洗去數十百萬年之沿習故自有文字洎今皆爲嬗蛻之世此言治者所要知也考天演之學發於商周之間歐亞之際而大盛於今日之泰西此由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死生榮悴晝夜相代夫前妙道之行昭昭然若揭日月所以先覺之儔玄契同符不期自合分塗異唱殊致同歸凡此二千五百餘載中泰東西前識大心之所得微言具在不可誣也雖然其事有淺深焉昔者姬周之初額里思身毒諸邦搶攘昏墊種相攻滅迨東遷以還二土治化稍稍出矣蓋由來禮樂之興必在去殺勝殘之後民唯安生樂業乃有以自奮於學問思索之中而不忍於芸芸以生昧昧以死前之爭也爭夫其所以生後之爭也爭夫其不虛生其更進也則爭有以充天秉之能事而無與生

俱盡焉。善夫柏庚之言曰。學者何所以求理道之眞。教者何所以求言行之是。然世未有理道不眞。而言行能是者。東洲有民。見虵而拜。曰是吾祖也。使眞其祖。則拜之是矣。而無如其誤也。是故教與學相衡。學急於教。而格致不精之國。其政令多乖。而民之天秉鬱矣。由柏氏之語而觀之。吾人日討物理之所以然。以爲人道之所當然。所孜孜於天人之際者。爲事至重。而豈游心冥漠。勤其無補也哉。顧爭生已大難。此微論蹏跡交午之秋。擊鮮觳食之世也。卽在今日。彼持肥曳輕。而不以生事爲累者。什一什佰而外。有幾人哉。至於過是所爭。則其願彌奢。其道彌遠。其識彌上。其事彌勤。凡爲此者。乃賢豪聖哲之徒。國有之而榮。種得之而貴。人之所賴以日遠禽獸者也。可多得哉。可多得哉。然而意識所及。旣隨格致之業。日以無窮。而吾生有涯。又不能不違彼高騫。要識始之從何來。終之於何往。欲通死生之故。欲知鬼神之情狀。則形氣限之。而人海茫茫。彌天憂患。欲求自度於缺陷之中。又常苦於無術。觀摩羯提。標教於苦海。愛阿尼詮旨於逝川。則知憂與生俱。古之人不謀而合。而疾痛勞苦之事。乃有生對待。而非世事之倘來也。是故合羣爲治。猶之蓺果蒔花。而聲明文物之末流。則如唐花之暖室。何則。文勝則飾偽世滋。聲色味意之可訢日侈。而聾盲爽發狂之患。亦以日增。其聰明旣出於顓愚。其感襭於性情之隱者。亦微渺而深蔚。是以

樂生之事雖蔭郁閑都雍容多術非僅野者所與知而哀情中生其中之之深亦較樸鄙者爲尤酷於前事多無補之悔吝於來境深不測之憂虞空想之中別生幻結雖謂之地獄生心不爲過也且高明榮華之事有大賊焉名曰勸厭煩憂鬱其中氣力耗於外勸厭之情起而乘之則向之所欣俯仰之間皆成糟粕前愈醲至後愈不堪及其終也但覺吾生幻妄一切無可控揣而尙猶懸懸爲者特以死之不可知故耳嗚乎此釋景猶回諸教所由興也

復案世運之說豈不然哉今全地而論之民智之開莫盛於春秋戰國之際中土則孔墨老莊孟荀以及戰國諸子尙論者或謂其皆有聖人之才而泰西則有希臘諸智者印度則有佛佛生卒年月迄今無定說摩騰對漢明帝云生周昭王廿四年甲寅卒穆王五十二年壬申隋翻經學士費長房撰開皇三寶錄云生魯莊公七年甲午以春秋恆星不見夜明星隕如雨爲瑞應周匡王五年癸丑示滅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云生周桓王五年乙丑周襄王十五年甲申滅度此外有云佛生夏桀時商武乙時周平王時者莫衷一是獨唐貞觀三年刑部尙書劉德威等與法琳奉詔詳覈定佛生周昭丙寅周穆壬申示滅然周昭在位十九年無丙寅歲而漢摩騰所云廿四年亦誤當是二人皆指十四年

甲寅而傳寫誤也今年太歲在丁酉去之二千八百六十五年佛先耶蘇生九百六十八年也頗近西士於內典極討論然於佛生卒終莫指實獨云先耶蘇生約六百年耳依此則貲說近之佛成道當在定哀間與宣聖爲并世豈夜明諸異與佛書所謂六種震動光照十方國土者同物歟魯與摩竭提東西里差僅三十餘度相去一時許同時覩異容或有之至於希臘理家德黎稱首生魯莊二十四年德首定黃赤大距逆策日食者也亞諾芝曼德生魯文十七年畢達哥拉斯生魯宣間畢天算鼻祖以律呂言天運者也芝諾芬尼生魯文七年創名學巴彌匿智生魯昭六年般剌密諦生魯定十年額拉吉來圖生魯定十三年首言物性者安那薩哥拉安息人生魯定十年德摩頡利圖生周定王九年倡莫破質點之說蘇格拉第生周元王八年專言性理道德者也亞里大各一名柏拉圖生周考王十四年理家最著號亞里斯大德生周安王十八年新學未出以前其爲西人所崇信無異中國之孔子蘇格拉第柏拉圖亞里斯大德者三世師弟子各推衍其學標新異爲進不墨守也此外則伊壁鳩魯生周赧廿七年芝諾生周顯三年倡斯多噶學而以阿塞西烈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者終焉蓋至是希學支流亦稍涸矣嘗謂西人之於學也貴獨獲創知而述古循轍者不甚重獨有周上下三百八

十年之間，創知作者迭出，相雄長，其持論思理，範圍後世，至於今二千年不衰。而當其時，一經兩海，崇山大漠，舟車不通，則又不可以尋常風氣論也。嗚呼，豈偶然哉。世有能言其故者，雖在萬里，不佞將褰裳挾贄從之矣。

論四 羣書

欲知神道設教之所由興，必自知刑賞施報之公始。使世之刑賞施報未嘗不公，則教之興不興，未可定也。今夫治術所不可一日無，而由來最尙者，其刑賞乎。刑賞者，天下之平也，而爲治之大器也。自羣事既興，人與人相與之際，必有其所共守而不畔者，其羣始立。其守彌固，其羣彌堅；畔之或多，其羣乃渙。攻窳强弱之間，胥視此所共守者以爲斷。凡此之謂公道。泰西法律之家，其溯刑賞之原也，曰：民既合羣，必有羣約，且約以馭羣，豈唯民哉。彼狼之合從以逐鹿也，飇逝霆擊，可謂暴矣。然必其不互相吞噬而後行，是亦約也。豈必載之簡書，懸之象魏哉。隤然默喻，深信其爲公利，而共守而已矣。民之初羣，其爲約也，大類此。心之相喻爲先，而文字言說皆其後也。其約既立，有背者，則合一羣共誅之；其不背約而利羣者，亦合一羣共慶之。誅慶各以其羣，初未嘗有君公焉，臨之以貴勢尊位，制爲法令，而强之使從也。故其爲約也，實自立而自守之，自諾而自責之，此約之所以爲公也。夫刑賞皆以其羣，而本衆民

之好惡爲予奪故雖不必盡善而亦無由奮其私私之奮也必自刑賞之權統於一尊始矣尊者之約非約也令也約行於平等而令行於上下之間羣之不約而有令也由民之各私勢力而小役大弱役强也無論惟是羣日以益大矣民日以益蕃矣智愚賢不肖之至不齊政令之所以行刑罰之所以施勢不得家平而戶論也則其權之日由多而趨寡由分而入專者勢也且治化日進而通功易事之局成治人治於人不能求之一身而備也矧文法日繁國問日富非以爲專業者不暇給也於是乎則有業爲治人之人號曰士君子而是羣者亦以其約託之使之專其事而行之而公出賦焉酬其庸以爲之養此古今化國之通義也後有霸者乘便篡之易一已奉羣之義爲一國奉己之名久假而不歸烏知非其有乎顧近數百年歐洲君民之爭大率坐此幸今者民權日伸公治日出此歐洲政治所以非餘洲之所及也雖然亦復其本所宜然而已且刑賞者固皆制治之大權也而及其用之也則刑嚴於賞刑罰世重世輕制治者有因時扶世之用焉顧古之與今有大不相同者存是不可以不察也草昧初民其用刑也匪所謂誅意者也誅夫其跡未嘗於隱微之地加誅求也然刑者期無刑而明刑皆以弼教是故刑罰者羣治所不得已非於刑者有所深怒痛恨必欲推之於死亡也亦若曰子之所爲不宜吾羣而爲羣所不容云爾

凡以爲將然未然者謀其已然者固不足與治雖治之猶無益也夫爲將然未然者謀則不得不取其意而深論之矣使但取其跡而誅之則慈母之折葼固可或死其子塗人之拋擲亦可或殺其嫌今悉取以入殺人者死之條民固將謗於不幸而無辭此於用刑之道簡則簡矣而求其民日遷善不亦難哉何則過失不幸者非民之所能自主也故欲治之克蒸非嚴於怙故過眚之分必不可刑必當其自作之孽賞必如其好善之眞夫而後懲勸行而有移風易俗之效殺人固必死也而無心之殺情有可論則不與謀故者同科論其意而略其跡務其當而不嚴其比此不獨刑罰一事然也朝廷里黨之間所以予奪毀譽盡如此矣

論五 天刑

今夫刑當罪而賞當功者王者所稱天而行者也建言有之天道福善而禍淫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吉凶禍福者其天之刑賞歟自所稱而言之宜刑賞之當莫天若也顧僭濫過差若無可逃於人責者又何說耶請循其本今夫安樂危苦者不徒人而有是也飛走游泳固皆同之誠使安樂爲福危苦爲禍禍者有罪福者有功則是飛走游泳者何所功罪而天禍福之耶應者曰否否飛走游泳之倫固天所不恤也此不獨言天之不廣也且何所證而云天之獨厚於人乎就如所言而天之於人也

又何如今夫爲善者之不必福。爲惡者之不必禍。無文字前尙矣。不可稽矣。有文字來。則眞不知凡幾也。貪很暴虐者之興。如孟夏之草木。而謹愿慈愛。非中正不發憤者。生丁槁餓。死罹刑罰。接踵比肩焉。且祖父之餘惡。何爲降受之以子孫。愚無知之蒙殃。何爲不異於怙賊。一二人狂瞽僨事。而無辜善良。因之得禍者。動以國計。刑賞之公。固如此乎。嗚呼。彼蒼之憒憒。印度額里思斯邁特三土之民。知之審矣。喬答摩悉曇之章。舊約約伯之記。與鄂謨（鄂謨。或作賀麻。希臘古詩人）之所哀歌。其言天之不弔。何相類也。大水溢。火山流。饑饉癘疫之時行。計其所戕。雖桀紂所爲。方之蔑爾。是豈異惡而禍之所應加者哉。人爲帝王。動云天命矣。而靑吉斯兒賊不仁。殺人如薙。而得國幅員之廣。兩海一經。伊惕卜思義人也。乃事不自由。至手刃其父。而妻其母。罕木勒特孝子也。乃以父讐之故。不得不殺其季父。辱其親母。而自刺刃於胷。此皆歷生人之至痛極酷。而非其罪者也。而造物則尸之。夫如是尙得謂冥冥之中。高高在上。有與人道同其好惡。而操是奬善癉惡者衡耶。有爲動物之學者。得鹿。剖而驗之。韌肋而便體。遺閒而長肢。喟然曰。偉哉夫造化。是賦之以善走捷足。以遠害自完也。他日又得狼。又剖而驗之。深喙而大腑。強項而不疲。儳然曰。偉哉夫造化。是賦之以猛鷙有力。以求食自養也。夫苟自格致之事而觀之。則狼與鹿二者之間。皆有以覘造物之至巧。而

無所容心於其間自人之意行則狼之爲害與鹿之受害截然異矣方將謂鹿爲善爲良以狼爲惡爲虐凡利安是鹿者爲仁之事助養是狼者爲暴之事然而是二者皆造化之所爲也辟諸有人焉其右手操兵以殺人其左能起死而肉骨之此其人仁耶暴耶善耶惡耶自我觀之非仁非暴無善無惡彼方超夫二者之間而吾乃規規然執二者而功罪之去之遠矣是故用古德之說而謂理原於天則吾將使理坐堂上而聽斷將見是天行者已自爲其戎首罪魁而無以自解於萬物尚何能執刑賞之柄假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哉（伊揚卜思事見希臘古史蓋幼爲父棄他人收養長不相知者也）

復案此篇之理與易傳所謂乾坤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老子所謂天地不仁同一理解老子所謂不仁非不仁也出乎仁不仁之數而不可以仁論也斯賓塞爾著天演公例謂教學二宗皆以不可思議爲起點即竺乾所謂不二法門者也其言至爲奧博可與前論參觀

論六佛釋

天演難知既如此矣而伊古以來本天立教之家意存夫救世於是推人意以爲天意以爲天者萬物之祖必不如是其夢夢也則有爲天訟直者焉夫享之以郊祀訊之以蓍龜則天固無往而不在也故言災異者多家有君子有小人而謂天行所昭

必與人事相表裏者。則靡不同焉。顧其言多傅會回穴使人失據及其敝也。則各主一說果敢酷烈相屠戮而亂天下。甚矣誣天之不可爲也。宋元以來。西國物理日闢。教禍日銷。深識之士。辨物窮微。明揭天道必不可知之說以戒世人之篤於信古勇於自信者。遠如希臘之波爾命尼近如洛克休蒙汗德諸家。反覆推明。皆此志也。而天竺之聖人曰佛陀者。則以是爲不足。駕說堅義。必從而爲之辭。於是有輪迴因果之說焉。夫輪迴因果之說何。一言蔽之。持可言之理。引不可知之事。以解天道之難知已耳。今夫世固無所逃於憂患而憂患之及於人人。猶雨露之加於草木。自其可見者而言之。則天固未嘗微別善惡。而因以予奪損益於其間也。佛者曰。此其事有因果焉。是因果者。人所自爲。譯曰天未嘗與焉。茲不可也。生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三者首尾相銜。如鋃鐺之環。如魚網之目。禍福之至。實合前後而統計之。人徒取其當前之所遇。課其盈絀焉。固不可也。故身世苦樂之端。人皆食其所自播殖者。無無果之因亦無無因之果。今之所享受者。不因於今。必因於昔。今之所爲作者不果於現在。必果於未來。當其所値。如代數之積。乃合正負諸數而得其通和也。必其正負相抵。通和爲無。不數數之事也。過此則有正餘焉。有負餘焉。所謂因果者。不必現在而盡也。負之未償。將終有其償之之一日。僅以所値而可見者言之。則宜禍者或反

以福宜吉者或反以凶而不知其過核相抵之餘其身之尚有大負也其伸縮盈朒之數豈凡夫所與知者哉自婆羅門以至喬答摩其爲天訟直者如此此微論決無由審其說之眞妄也就令如是而天固何如是之不憚煩又何所爲而爲此則亦終不可知而已雖然此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歟遽斥其妄而以鹵莽之意觀之殆不可也且輪迴之說固亦本之可見之人事物理以爲推卽求之日用常行之間亦實有其相似此考道窮神之士所爲樂反覆其說而求其義之所底也

論七種業

理有發自古初而歷久彌明者其種姓之說乎先民有云子孫者祖父之分身也人聲容氣體之間或本諸父或稟諸母凡皆萃此一身之中或遠或近實皆有其由來且豈唯是聲容氣體而已至於性情爲尤甚處若是境際若是時行若是事其進退取舍人而不同者唯其性情異耳此非偶然而然也其各受於先與聲容氣體無以異也方孩提之生其性情隱此所謂儲能者也浸假是儲能者乃著而爲效實焉爲明爲闇爲剛爲柔將見之於言行而皆可實指矣又過是則有牝牡之合苟具一德將又有他德者與之匯以深淺醲醨之凡其性情與聲容氣體者皆經雜糅以轉致諸其肖譬種姓之說由來舊矣顧竺乾之說與此微有不同者則吾人謂父母子孫

代爲相傳。如前所指。而彼則謂人有後身。不必孫子。聲容氣體。相肖者固不必傳。而性情德行。凡所前積者。則合揉劑和。成爲一物。名曰喀爾摩。又曰羯磨。譯云種業。種業者。不必專言罪惡。乃功罪之通名。善惡之公號。人唯入泥洹滅度者。可免輪迴。永離苦趣。否則善惡雖殊。要皆由此無明。轉成業識。造一切業。熏爲種子。種必有果。果復生子。輪轉生死。無有窮期。而苦趣亦與俱永。生之與苦。固不可離而二也。蓋彼欲明生類舒慘之所以不齊。而現前之因果。又不足以盡其所由然。用是不得已而有輪迴之說。然輪迴矣。使甲轉爲乙。而甲自爲甲。乙自爲乙。無一物焉以相受於其間。則又不足以伸因果之說也。於是而羯磨種業之說生焉。所謂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者。即此義也。曰惡叉聚者。與前合揉劑和之語同意。蓋羯磨世以微殊。因夫過去矣。而現在所爲。又可使之進退。此彼學所以重熏修之事也。熏修證果之說。竺乾以此爲教宗。而其理則尚爲近世天演家所聚訟。夫以受生不同。與修行之得失。其人性之美惡。將由此而有擴充消長之功。此誠不誣之說。顧云是必足以變化氣質。則尚有難言者。世固有畢生刻厲。而育子不必賢於其親。抑或終身慆淫。而生孫乃遠勝於所祖。身則善矣惡矣。而氣質之本然。或未嘗變也。熏修勢矣。而果則不必證也。由是知竺乾之教。獨謂熏修爲必足證果者。蓋使居養修行之事。期於變化氣質。乃在或

然或否之間則不徒因果之說將無所施而吾生所恃以自性自度者亦從此而墮廢而彼所謂超生死出輪迴者又烏從以致其力乎故竺乾新舊二教皆有叢脩諸果之言而推其根源則亦起於不得已也

復案三世因果之說起於印度而希臘論性諸家惟柏拉圖與之最爲相似柏拉圖之言曰人之本初與天同體所見皆理而無氣質之私以有違誤謫譴人間既被形氣遂迷本來然以墮落方新故有觸便悟易於迷復此有夙根人所以參理易契也使其因悟加功幸而明心見性洞識本來則一世之後可復初位仿享極樂使其因迷增迷則由賢轉愚去天滋遠人道既盡乃入下生下生之中亦有差等大抵善則上升惡則下降去初彌遠復天愈難矣其說如此復意希印兩土相近柏氏當有沿襲而來如宋代諸儒言性其所云明善復初諸說多根佛書顧歐洲學者輒謂柏氏所言爲標已見與竺乾諸教絕不相謀二者均無確證姑存其說以俟賢達取材焉

論八 冥往

考竺乾初法與輓近斐洛蘇非（譯言愛智）所明不相懸異其言物理也皆有其不變者爲之根謂之曰眞曰淨眞淨云者精湛常然不隨物轉者也淨不可以色聲味觸接可

以色聲味觸接者附淨發現謂之曰應曰名應名云者諸有爲法變動不居不主故常者也宇宙有大淨曰婆羅門而部爲舊教之號其分賦人人之神曰阿德門二者本爲同物特在人者每爲氣稟所拘官骸爲囿而嗜欲哀樂之感又叢而爲其一生之幻妄於是乎本然之體乃有不可復識者矣幻妄既指以爲真故阿德門纏綿沈溺回轉生死而末由自拔明哲悟其然也曰身世既皆幻妄而凡困苦恥辱之事又皆生於自爲之私則何如斷絕由緣破其初地之爲得乎於是則絕聖棄智懲忿窒慾求所謂超生死而出輪迴者此其道無他自吾黨觀之直不游於天演之中不從事於物競之紛綸已耳夫羯磨種業既藉修行斷治而進退之矣凡相爲貪欲之事又可由是而漸消則所謂自營爲己之深私與夫惡死蘄生之大惑皆可由此道焉而脫其梏也然則世之幻影將有時而銷生之夢泡將有時而破既破既銷之後吾阿德門之本體見而與明通公溥之婆羅門合而爲一此舊教之大旨而佛法未出之前前識之士所用以自度之術也顧其爲術也堅苦刻厲肥遯隱淪及其道之既成則冥然罔覺頑爾無知自不知者觀之則與無明失心者無以異也雖然其道則自智以生又必賴智焉以運之譬諸燔火之家不得於黃白鉛汞之性深知晰然又必具審度之能化合之巧而後有以期於成而不敗也且其事一主於人而於大局無所

與運如是智施如是力證如是果其權其效皆惟修者所獨操天無所任其功過此正後人所謂自性自度者也由今觀昔乃知彼之冥心孤往刻意修行誠以謂生世無所逃憂患且苦海舟流匪知所屆然則馮生保世徒爲弱喪而不知歸而捐生斬死其效未必不然甚也幸今者大患雖緣於有身而是境實由於心造於是有修心之術焉凡吾所繫戀於一世而爲是心之糾纏者若田宅若親愛若禮法若人羣將悉取而捐之甚至生事之必需亦裁制抑遏使之僅足以存而後已破壞窮乏佯狂冥癡夫如是乃超凡離羣與天爲徒也婆羅門之道如是而已

論九眞幻

迨喬答摩肇興天竺（喬答摩或作瞿曇又作俱譚又作裘曇一音之轉乃佛姓也西域記本星名從星立稱代爲貴族後分爲釋迦）拯羣生其宗旨所存與舊教初不甚遠獨至絜性反宗所謂偕阿德門以入婆羅門者乃若與之迥別舊教以婆羅門爲究竟其無形體無方相冥滅灰槁可謂至矣而自喬答摩觀之則以爲僞道魔宗人入其中如投羅罔蓋婆羅門雖爲元同止境然但使有物尙存便可墮入輪轉舉一切人天苦趣將又熾然而起必當并此無之方不投機於物此釋迦氏所爲迥絕恆蹊都忘言議者也往者希臘智者與較近西儒之言性也曰一切世法無眞非幻幻還有眞何言乎無眞非幻也山河大地及一切形

氣思慮中物不能自有賴覺知而後有見盡色絕聞塞聲亡且既賴覺而存則將緣官爲變目勞則看朱成碧耳病則蟻鬬疑牛相固在我非著物也此所謂無真非幻也何謂幻還有真今夫與我接者雖起滅無常然必有其不變者以爲之根乃得所附而著特舍相求實舍名求淨則又不得見耳然有官因乃生相果故無論粗爲形體精爲心神皆有其真且實者不變長存而爲是幻且處者之所主是知造化必有真宰字曰上帝吾人必有真性稱曰靈魂此所謂幻還有真也前哲之說可謂精矣然須知人爲形氣中物以官接物即意成知所了然者無法非幻已耳至於幻還有真所否則斷斷乎不可得而明也前人已云舍相求實不可得見矣可知所謂真實所謂不變長存之主若括其接時生心者以爲言則亦無從以指實夫謂跡者履之所出不當以跡爲履固也而如履之卒不可見何所云見果知因者以往日嘗見是因從以是果故也今使從元始以來從見有果未嘗見因則因之存亡又烏從察且即謂事止於果未嘗有因如輓近比圭黎所主之說者又何所據以排其說乎名學家穆勒氏喻之曰今有一物於此視之澤然而黃臭之馥然而香撫之攣然而員食之滋然而甘者吾知其爲橘也設今去其澤然黃者而無施以他色奪其馥然香者而無畀以他臭毀其攣然員者而無賦以他形絕其滋然甘者而無予以他味舉凡可

以根塵接者皆襯之而無被以其他則是橋所餘留爲何物耶名相固皆妄矣而去妄以求其眞其眞又不可見則安用此茫昧不可見者獨貿貿之以爲性眞爲哉故曰幻之有眞與否斷斷乎不可知也雖然人之生也形氣限之物之無對待而不可以根塵接者本爲思議所不可及是故物之本體旣不敢言其有亦不得遽言其無故前者之說未嘗固也懸揣微議而默於所不可知獨至釋迦乃高唱大呼不獨三界四生人天魔龍有識無識凡法輪之所轉皆取而名之曰幻其究也至法尙應捨何況非法此自有說理以來了盡空無未有如佛者也

復案此篇及前篇所詮觀物之理最爲精微初學於名理未熟每苦難於猝喻顧其論所關甚鉅自祕臘倡說以來至有明嘉靖隆萬之間其說始定定而後新學興此西學絕大關鍵也鄙人謭陋才不副識恐前後所翻不足達作者深恉轉貽理障之譏然茲事體大所願好學深思之士反覆勤求期於必明而後措則繼今諸理將有庖丁解牛之樂不敢憚煩謹爲更敷其旨法人特嘉爾者生於一千五百九十六年少羸弱而絕穎悟從耶穌會神父學數學人心通長老驚異每設疑問其師輒窮置對目睹世道晦盲民智僿野而東教閹習之士動以古義相劫持不察事理之眞實於是倡尊疑之學著道術新論以剗舊教

曰。吾所自任者無他。不妄語而已。理之未明。雖刑威當前。不能諱疑而言信也。學如建大屋然。務先立不可撼之基。客土浮虛。不可任也。掘之穿之。必求實地。有實地乎。事基於此。無實地乎。亦期瞭然。今者吾生百觀。隨在皆妄。古訓成說。彌多失眞。雖證據紛綸。滋偏蔽耳。藉思求理。而謬誤之累。卽起於思。卽識尋眞。而迷罔之端。乃由於識。事跡固顯然也。而觀相乃互乖。耳目固最切也。而所告或非實。夢妄也。方其未覺。卽同眞覺。眞矣。安知非夢妄名覺。舉舉生所涉之塗。一若有大魅焉。常以熒惑人爲快者。然則吾生之中。果何事焉。必無可疑。而可據爲實乎。原始要終。是實非幻者。惟意而已。何言乎唯意爲實乎。蓋意有是非。而無眞妄。疑意爲妄者。疑復是意。若曰無意。則亦無疑。故曰惟意無幻。無幻故常住。吾生終始。一意境耳。積意成我。意自在。故我自在。非我可妄。我不可妄。此所謂眞我者也。特嘉爾之說如此。後二百餘年。赫胥黎講其義曰。世間兩物。曰我非我。非我名物。我者此心。心物之接。由官覺相。而所覺相。是意非物。意物之際。常隔一塵。物因意果。不得逕同。故此一生。純爲意境。特氏此語。既非奇創。亦非艱深。人倘凝思。隨在自見。設有圓赤石子一枚於此。持示衆人。皆云見其赤色與其員形。其質甚堅。其數只一。赤員堅一。合成此物。備具四德。不可暫離。假

如今云。此四德者。在汝意中。初不關物。眾當大怪。以爲妄言。雖然。試思此赤色者從何而覺。乃由太陽於最清氣。名伊脫者。照成光浪。速率不同。射及石子。餘浪皆入。獨一浪者不入。反射。而入人眼中。如水晶盃。攝取射浪。導向眼簾。眼簾之中。腦絡所會。受此激盪。如電報機。引達入腦。腦中感變。而知赤色。假使於今石子不變。而是諸綠。如光浪速率。目晶眼簾有一異者。斯人所見。不成爲赤。將見他色。（人有生而病眼。謂之色盲。不能辨色。人謂紅者。彼皆謂綠。又用所謂雙瞽之睛。全則一切紅物。皆成灰色。常人之藍者。若見灰。乾）每有一物當前。一人謂紅。一人謂碧。紅碧二色。不能同時。而出一物。以是而知色從覺變。謂屬物者。無有是處。所謂員形。亦不屬物。乃人所見。名爲如是。何以知之。假使人眼外晶。變其珠形。而爲員柱。則諸員物。皆當變形。至於堅脃之差。乃由筋力。假使人身筋力。增一百倍。今所謂堅。將皆成脃。而此石子。無異餒首。可知堅性。亦在所覺。亦負與堅。是三德者。皆由我起。所謂一數。似當屬物。乃細審之。則亦由覺。何以言之。是名一者。起於二事。一由目見。一由觸知。見觸會同。定其爲一。今手石子。努力作對眼觀之。則在觸爲一。在見成二。又以常法觀之。而將中指交於食指。置石交指之間。則又在見爲獨。在觸成雙。今若以官接物。見觸同乘。前後互殊。孰爲當信。可知此名一者。純意所爲。於物無與。即至物質。能隔閡

者。久推屬物。非憑人意。然隔閡之知。亦由見觸。旣由見觸。亦本人心。由是總之
則石子本體。必不可知。吾所知者。不過意識。斷斷然矣。惟意可知。故惟意非幻。
此特嘉爾積意成我之說所由生也。非不知必有外因。始生內果。然因同果否。
必不可知。所見之影。即與本物相似可也。抑因果互異。猶鼓聲之與打鼓人。亦
無不可。是以人之知識。止於意驗相符。如是所爲。已足生事。後案此莊子所以云心止於符也。以
更鶩高遠。眞無當也。夫只此意驗之符。則形氣之學貴矣。此所以自特嘉爾以
來。格物致知之事興。而古所云心性之學微也。然今人自有心性之學。特與古人異耳。

論十 僞法

夫云一切世間。人天地獄。所有神魔人畜。皆在法輪中轉。生死起滅。無有窮期。此固
婆羅門之舊說。自喬答摩出。而後取群實而皆虛之。一切有爲。皆由心造。譬如逝水。
或回旋成齊。或跳盪爲漚。倏忽變現。因盡果銷。人生一世間。循業發現。正如猘犬於
株圈繞躑躅。不離本處。總而言之。無論爲形爲神。一切無實無常。不特存一己之見
爲纏著可悲。而即身以外。所可把翫者。果何物耶。今試問方是之時。前所謂業種羯
摩。則又何若。應之曰。羯摩固無恙也。蓋羯摩可方慈氣。其始在慈石也。假而可移之
入鋼。由鋼又可移之入鎘。展轉相過。而皆有吸鐵之用。當其寓於一物之時。其氣力

之醞釀厚薄得以銜而增損聚散之亦各視其所遭逢以爲所受淺深已耳是以獨摩果業隨境自修彼是轉移綿延無已顧世尊一大事因緣正爲超出生死所謂廓然空寂無有聖人而後爲幻夢之大覺大覺非他涅槃是已然涅槃究義云何學者至今莫爲定論不可思議而後成不二門也若取其粗者詮之則以無欲無爲無識無相湛然寂靜而又能仁爲歸必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而後獨摩不受輪轉而愛河苦海永息迷波此釋道究竟也此與婆羅門所說聖果初若相似而實則異乎不同至於藉脩自度之方則舊教以刻厲爲眞修以耆欲爲稂莠佛則又不謂然目爲揠苗助長非徒無益抑且害之彼以爲爲道務遏其原尚不揣其本而惟末之齊即斷毀支體摩頂放踵爲益幾何故欲絕惡根須培善本善本既立惡根自除道在悲智兼大以利濟群生名相兩忘而淨修三業質而言之要不外棄物競之流絕自營之私而明通公溥物我一體而已矣自營未嘗不爭爭則物競興而輪迴無自以免矣婆羅門之道爲我而佛反之以兼愛此佛道徑涂與舊教雖同其堅苦卓厲而用意又迥不相侔者也此其一人作則而萬類從風越三千歲而長存通九重譯而彌遠自生民神道設教以來其流傳廣遠莫如佛者有由然矣恆河沙界惟我獨尊則不知造物之有宰本性圓融周徧法界則不信人身之有魂超度四流大悲永滅則

長生久視之蘄不僅大愚且爲罪業禱須無所用也祭祀匪所歆也捨自性自度而外無它術焉無所服從無所諍競無所求助於道外衆生寂隱虛寥冥然孤往其教之行也合五洲之民計之望風承流居其少半雖今日源遠流雜漸失淸淨本來然較而論之尚爲地球中最大教會也嗚乎斯巳奇爾

復案不可思議四字乃佛書最爲精微之語中經稗販妄人濫用率稱爲日巳久致漸失本意斯可痛也夫不可思議之云與云不可名言不可言喩者迥別亦與云不能思議者大異假如人言見奇境怪物此謂不可名言又如深喜極悲如當身所覺如得心應手之巧此謂不可言喩又如居熱地人生未見冰忽聞水上可行如不知通吸力理人初聞地員對足底之說茫然而疑謂世間無此理實告者妄言此謂不能思議至於不可思議之物則如云世間有圓形之方有無生而死有不質之力一物同時能在兩地諸語方爲不可思議此在日用常語中與所謂謬妄違反者殆無別也然而談理見極時乃必至不可思議之一境既不可謂謬而理又難知此則眞佛書所謂不可思議而不可思議一言專爲此設者也佛所稱涅槃卽其不可思議之一他如理學中不可思議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眞宰萬物本體是巳至於物理之不可思議

則如宇如宙。宇者太虛也。莊子謂之有實而無乎處。處界域也。其有物而無界域。有內而無外者也。宙者時也。莊子謂之有長而無本剽。剽末也。謂其有物而無起訖也。二皆甚精界說。他如萬物質點動靜真殊力之本始神思起訖之倫。雖在聖智。皆不能言。此皆真實不可思議者。今欲數其旨。則過於奧博冗長。姑舉其凡。為涅槃起例而已。涅槃者。蓋佛以謂三界諸有為相。無論自創創他。皆暫時新合成觀。終於消亡。而人身之有。則以想愛同結聚幻成身世界如空華。羯摩如空果。世世生生。相續不絕。人天地獄。各隨所脩。是以貪欲一捐。諸幻都滅。無生既證。則與生俱生者。隨之而盡。此涅槃最淺義諦也。然自世尊宣揚正教以來。其中聖賢。於泥洹皆不著文字言說。以為不二法門。超諸理解。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然而津逮之功。非言不顯。苟不得已而有云。則其體用固可得以徵指也。一是涅槃為物。無形體。無方相。無一切有為法。舉其大意言之。固與寂滅真無者無以異也。二是涅槃寂不真寂。滅不真滅。假其真無。則無上正徧知之名。烏從起乎。此釋迦牟尼所以譯為空寂而兼能仁也。三是涅槃湛然妙明。永脫苦趣。福慧兩足。萬累都捐。斷非未證斯果者所及知所得喻。正如方勞苦人。終無由悉息肩時情況。故世人不知。以謂佛道若究竟滅絕空無。則亦有何足慕而習者。則知由無常以入長存。由煩惱而歸極樂。所得至為

不可言喻故如渴馬奔泉久客思返眞人之慕誠非凡夫所與知也涅槃可指之義如此第其所以稱不可思議者非必謂其理之幽渺難知也其不可思議即在寂不眞寂滅不眞滅二語世果何物乃爲非有非非有耶譬之有人眞死矣而不可謂死此非天下之違反而至難著思者耶故曰不可思議也此不徒佛道爲然理見極時莫不如是蓋天下事理如木之分條水之分派求解則追溯本源故理之可解者在通衆異爲一同更進則此所謂同又成爲異而與他異通於大同當其可通皆爲可解如是漸進至於諸理會歸最上之一理孤立爲對既無不冒自無與通無與通則不可解不可解者不可思議也此所以既耶一會文殊師利菩薩唱不二法門之旨一時三十二說皆非獨淨名居士不答一言斯爲眞喻何以故不二法門與思議解說二義相滅不可同稱也此爲不可思議眞實理解而淺者乃視爲幽夐迷罔之詞去之遠矣

論十一　學派

今若捨印度而漸適以西則有希臘猶大義大利諸國當姬漢之際迭爲聲明文物之邦說者謂彼都學術與亞南諸教判然各行不相祖述或則謂西海所傳盡屬東來舊法引緒分支二者皆一偏之論而未嘗深考其實者也爲之平情而論乃在折

中二說之間蓋歐洲學術之興亦如其民之種族其始皆自伊闌舊壤而來追源遠支交新知踵出則冰寒於水自然度越前知今觀天演學一端即可思而得其理矣希臘文教最為昌明其密理圖學者皆識斯義而伊匪蘇之額拉吉來圖為之魁顧拙生年與身毒釋迦之時實為相接潭思著論精旨微言號為難讀晚近學者乃取其殘缺熟考而精思之乃悟今茲所言雖誠益密益精然大體所存固已為古人所先獲即如此論首篇所引涯足長流諸喻皆額拉氏之緒言但其學苞六合闡造化為數千年格致先聲不斷斷於民生日用之間修己治人之事洎夫數傳之後理學廢途輻輳雅典一時明哲咸殫思於人道治理之中而以額拉氏為窮高鶩遠矣此雖若近思切問有鞭辟向裏之功而額拉氏之體大思精所謂檢押大宇攬揣萬類者亦隨之而不可見矣蓋中古理家蘇格拉第與柏拉圖師弟二人最為超特顧彼於額拉氏之緒論遺文知之轉不若吾後人之親切者學術之門庭各異則雖年代相接未必能相知也蘇格氏之大旨以為天地六合之大事極廣遠理復繁賾決非生人智慮之所能周即使窮神竭精事亦何裨於日用所以存而不論反以求諸人事交際之間用以期其學之翔實獨不悟理無間於小大苟有脊侖對待則皆為學問所可資方其可言不必天難而人易也至於無對雖在近習而亦有難窺者矣是

以格致實功恆在名理氣數之間而絕口不言神化彼蘇格氏之學未嘗諱神化也而轉病有命脊可推之物理為高遠而置之名為崇實黜虛實則括全而事偏求近而遺遠此所以不能引額拉氏未竟之緒而大有所明也夫薄格致氣質之學以為無關人事而專以脩己治人之業為切要之圖者蘇格拉氏之宗旨也此其道後之什匿克宗用之厥惡世風刻苦勵行有安得臣知阿頁尼為眉目再傳之後有雅里大德勒崛起馬基頓之南察其神識之所周與其解悟之所入殆所謂超凡入聖淩鑠古今者矣然尚不知物化遷流宇宙悠久之論為前識所已言故額拉氏為天演學宗其滴髓真傳前不屬於蘇格拉第後不屬之雅里大德勒二者雖皆當代頭師而皆無與於此學傳衣所託乃在德謨吉利圖也顧其時民智尚未宏開阿伯智拉所倡高言未為眾心之止直至斯多噶之徒出乃大闡徑涂上接額拉氏之學天演之說誠當以此為中興條理始終燦然具備矣獨是學雖傳授無論見知私淑皆能衛失本來緣學者各奮其私遂傳失實不獨奪其所本有而且羼以所本無如斯多噶所持造物真宰之說則其尤彰明較著者也原夫額拉之論彼以火化為宇宙萬物根本皆出於火皆入於火由火生成由火毀滅逕劫盈虛周而復始又常有定理大法爲以運行之故世界起滅成敗循還初不必有物焉以網維張弛之也自斯多噶

之徒興於是宇宙其顚乃有眞宰其德力無窮其悲智兼大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不仁而至仁無爲而體物孕太極而無對窅然居萬化之先而永爲之主此則額拉氏所未言而純爲後起之說也

復案密理圖舊地在安息（今名小亞細亞）西界當春秋昭定之世希臘全盛之時跨有二洲其地爲一大都會商賈輻輳文教休明中爲波斯所侵至戰國時羅馬漸盛希臘稍微而其地亦廢在今斯没爾拿地南

伊匪蘇舊壤亦在安息之西商辛周文之時希臘建邑於此有祠宇祀先農神知安那最著號周顯王十三年馬基頓名王亞烈山大生日伊匪蘇災四方布施雲集山積隨復建造壯麗過前爲南懷仁所稱宇內七大工之一後屬羅馬耶蘇之徒波羅宣景教於此曹魏景元咸熙間先農之祠又燬自茲厥後其地寖廢突厥興尙取其材以營君士但丁焉

額拉吉來圖生於周景王十年爲歐洲格物初祖其所持論前人不知重也今乃愈明而爲之表章者日衆按額拉氏以常變言化故謂萬物皆在已與將之間而無可指之今以火化爲天地秘機與神同體其說與化學家合又謂人生而神死人死而神生則與漆園彼是方生之言若符節矣

蘇格拉第。希臘之雅典人。生周末元定之交。爲柏拉圖師。其學以事天脩己忠國愛人爲務。精闢肫摯。感人至深。有歐洲聖人之目。以不信舊教。獨守真學。於威烈王二十二年。爲雅典王坐以非聖無法殺之。天下以爲冤。其教人無類。無著作。死之後。柏拉圖爲之追述言論紀事蹟也

柏拉圖一名雅里大各。希臘雅典人。生於周考五十四年。壽八十歲。儀形魁碩。希臘舊俗。庠序間極重武事。如超距搏躍之屬。而雅里大各稱最能。故其師字之曰柏拉圖。柏拉圖漢言駢脅也。折節爲學。善歌詩。一見蘇格拉第。聞其言。盡棄舊學從之。十年。蘇以非罪死。柏拉圖爲訟其冤。黨人仇之。乃棄鄉里往遊埃及。求師訪道。十三年。走義大利。盡交羅馬賢豪長者。論議觸其王諱。爲所賣爲奴。主者心知柏拉圖大儒。釋之。歸雅典。講學於亞克特美園。學者裹糧挾贄走數千里從之問道。今泰西太學稱亞克特美。自柏拉圖始。其著作多稱師說。雜出己意。其文體皆主客設難。至今人講誦弗衰。精深微眇。善天人之際。爲人制行純懿。不媿其師。故西國言古學者。稱蘇柏。

什匿克者。希臘學派名。以所居射圃而著號。倡其學者。乃蘇格拉第弟子。名安得臣者。什匿克宗旨。以絕欲遺世克己勵行爲歸。蓋類中土之關學而質確之

除雜以任達，故其流極乃貧賤驕人，窮巧狂傑，矜刻自處，禮法蕩然，相傳安得臣常以一木器自覆，坐臥居起，皆在其中，又好詈人，嘗被白晝持燭，獨走雅典，人詢其故，曰吾覓徧此城，不能得一男子也。

斯多噶者，亦希臘學派名，昉於周末考王間，而芝諾稱祭酒，以市樓爲講學處，雅典人呼城闕爲斯多亞，遂以是名其學，始於希臘，成於羅馬，而大盛於西漢時，羅馬著名豪傑皆出此派，流風廣遠，至今弗衰，歐洲風尚之成，此學其星宿海也。以格致爲脩身之本，其教人也，尚任果，重犯難，設然諾，貴守義，相死有不苟榮不幸生之風，西人稱節烈不屈男子曰斯多噶，蓋所從來舊矣。

雅里大德勒（此乃多與雅里大各相混，雅里大各乃其師名耳）者，柏拉圖高足弟子，而馬基頓名王亞烈山大師也，生周安王十八年，壽六十二歲，其學自天算格物以至心性政理文學之事，靡所不賅，雖導源師說，而有出藍之美，其言理也，分四大部，曰理，曰性，曰氣，而最後曰命，推此以言天人之故，蓋自西人言理以來，其立論樹義與中土儒者所明最爲相近者，雅里氏一家而已。元明以前，新學未出，泰西言物性人事天道者，皆折中於雅里氏，其爲學者崇奉篤信，殆與中國孔子侔矣。洎有明中葉，柏庚起英，特嘉爾起法，倡爲實測內籀之學，而奈端加理列倭哈爾

希臘諸子。雖用其術。亦已之大有所明。而古學之失日著。繼者引繩排根。矯枉過直。而雅里氏二千年之焰。幾乎熄矣。百年以來。物理益明。平彼徃復。學者乃澄識平慮。取雅里舊籍。考而論之。別其蕪穢。載其菁英。其眞乃出。而雅里氏之精旨微言。卒以不廢。嗟乎。居今思古。如雅里大德勒者。不可謂非聰明特達命世之才也。

德謨吉利圖者。希臘之亞伯地拉人。生春秋哀定間。德謨善笑。而額拉吉來圖好哭。故西人號額拉爲哭智者。而德謨爲笑智者。猶中土之阮嗣宗陸士龍也。家雄於財。波斯名王絳克西斯至亞伯地拉時。其家款王及從者甚隆。絳克西斯去。留其傳馬支玷祆教主人子。即德謨也。德謨幼穎敏。盡得其學。復從之遊埃及安息猶大諸大邦。所見聞廣。及歸。大爲國人所尊信。號前知。野史稗官多言德謨神異。難信。其學以覺意無妄。而見塵非眞爲旨。蓋已爲特嘉爾嚆矢矣。又黜四大之說。以莫破質點言物。此則質學種子。近人達爾敦演之。而爲化學始基云。

論十二 天難

自來學術相承。每有發端甚微。而經歷數傳。事效遂鉅者。如斯多噶創爲上帝宰物

之言是已。夫茫茫天壤，既有一至仁極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往，無所不在之眞宰，以彌綸施設於其間，則謂宇宙有眞惡業，已不可，謂世界有不可彌之缺陷，愈不可也。然而吾人內審諸身心之中，外察諸物我之際，覺覆載徒寬，乃無所往而可離苦趣。今必謂世界皆妄非眞，則苦樂固同爲幻相，假世間而存眞物，則憂患而外，何者爲眞。大地摶摶，不徒惡業熾然，而且缺陷分明，彌縫無術。數居無事而推是質而叩之，有無可解免者矣。雖然，彼斯多噶之徒不謂爾也。吉里須布曰：一教既行，無論其宗風謂何，苟自其功分趨數而觀之，皆可言之成理。故斯多噶之爲天訟直也，一則曰天行無過，二則曰禍福倚伏，患難玉成，三則曰威怒雖甚，歸於好生。此三說也，不獨深信於當年，實且張皇於後葉，臚諸簡策，布在風謠，振古如茲，垂爲教要。往者樸伯（英國詩人）以韻語賦人道篇數萬言，其警句云：元宰有秘機，斯人特未悟，世事豈偶然，彼蒼審措注，乍疑樂律乖，庸知各得所，雖有偏沴災，終則其利溥，寄語敖慢徒，慎勿輕毀詆，一理今分明，造化原無過。如前數公言，則從來無不是上帝是已。上帝固超乎是不是而外，即庸有是不是之可論，亦必非人類所能知。但即樸伯之言而覈之，覺前六語誠爲精理名言，而後六語則考之理實，反之吾心，有蹇蹇乎不相比附者。雖用此得罪天下，吾誠不能已於言也。蓋謂惡根常含善果，福地乃伏禍

胎而人常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夫甯不然但憂患之所以生爲能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故也爲操危慮深者能獲德慧術知故也而吾所不解者世間有人非人無數下生雖空乏其身拂亂所爲其能事決無由增益雖極茹苦困殆而安危利菑智慧亦無從以進而高高在上者必取而空之拂亂茹苦困殆之者則又何也若謂此下愚蟲豸本彼蒼所不愛惜云者則又如前者至仁之說何且上帝既無不能矣則創世成物之時何不取一無災無害無惡業無缺陷之世界而爲之乃必取一憂患從橫水深火烈如此者而又造一切有知覺能別苦樂之生類使之備嘗險阻於其間是何爲者嗟嗟是蒼蒼然穹爾而高者果不可問耶不然使致憾者明目張膽而詢其所以然吾恐芝諾樸柏之論自號爲天詔直者亦將窮於置對也事自有其實理自有其平若徒以貴位尊勢箝制人言雖帝天之尊未足以厭其意也且徑謂造物無過其爲語病尤深蓋既名造物則兩間所有何一非造物之所爲今使世界已誠美備無可復加則安事斯人畢生胼胝舉世勤劬以求更進之一境詎唯有式飲庶幾式食庶幾芸芸以生泯泯以死今日之世事已無足與治明日之世事又莫可誰何是故用斯多噶樸柏之道勢必願望都灰脩爲盡絕使一世潰然萎然成一伊壁鳩魯之豕圈而後可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復案伊壁鳩魯亦額里思人柏拉圖死七年而伊生於阿庇加其學以懲忿窒慾遂生行樂爲宗而仁智爲之輔所講名理治化諸學多所發明補前人所未逮後人謂其學專主樂生病其恣肆因而有不圖之詬猶中土之譏楊墨以爲無父無君等詖辭門戸相非非其實也實則其教淸淨節適安遇樂天故能爲古學一大宗而其說至今不墜也

論十三　論性

吾嘗取斯多噶之教與喬答摩之教較而論之則喬答摩悲天閔人不見世間之眞美而斯多噶樂天任運不覩人世之足悲二教雖均有所偏而使二者必取一焉則斯多噶似爲差樂但不幸生人之事欲忘世間之眞美易欲不覩人世之足悲難禍患之叩吾閽與娛樂之踵吾門二者之聲孰厲削艱虞之陳迹與去懽忻之舊影二者之事孰難黠者縱善自寬而至剝膚之傷斷不能破涕以爲笑徒矜作達何補眞憂斯多噶以此爲第一美備世界美備則誠美備矣而無如居者之甚不便何也又爲斯多噶之學者曰率性以爲生斯言也意若謂人道以天行爲極則宜以人學天也此其言據地甚高後之用其說者遂有僩然不顧一切之概然其道又未必能無弊也前者吾爲導言十餘篇於此嘗反復而覼縷之矣誠如斯多噶之徒言則人道

固當扶强而抑弱重少而輕老且使五洲殊種之民至今猶巢居鮮食而後可何則天行者固無在而不與人治相反者也然而以斯多噶之言爲妄則又不可也言各有攸當而斯多噶設爲斯言之本旨恐又非後世用文者所盡知也夫性之爲言義訓非一約而言之凡自然者謂之性與生俱生者謂之性故有曰萬物之性火炎水流鳶飛魚躍是已有曰生人之性心知血氣耆欲情感是已然而生人之性有其粗且賤者如飲食男女所與含生之倫同具者也有其精且貴者如哀樂羞惡所與禽獸異然者也按哀樂羞惡禽獸亦有之特始見端而微眇甚耳而是精且貴者其賦諸人人尚有等差之殊其用之也亦常有當否之別是故果敢辯慧貴矣而小人或以濟其姦喜怒哀樂精矣而常人或以傷其德然則吾人性分之中貴之中尚有貴者精之中尚有精者有物渾成字曰清淨之理人唯具有是性而後有以超萬有而獨尊而一切治功教化之事以出有道之士能以志帥氣矣又能以理定志而一切云爲動作胥於此聽命焉此則斯多噶所率爲生之性也自人有是性乃能與物爲與與民爲胞相養相生以有天下一家之量然則是性也不獨生之所恃以爲靈實則羣之所恃以爲合教化風俗視其民率是性之力不力以爲分故斯多噶又名此性曰羣性蓋唯一羣之中人人以損己益羣爲性分中最要之一事夫而後其羣有以合而不散而日以強

大也。

復案此篇之說與宋儒之言性同。宋儒言天常分理氣為兩物。程子有所謂氣質之性。氣質之性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荀子所謂惡之性也。大抵儒先言性專指氣而言則惡之專指理而言則善之合理氣而言者則相近之善惡混之三品之。其不同如此。然唯天降衷有恆矣而亦生民有欲二者皆天之所為古性之義通生三家之說均非無所明之論也。朱子主理居氣先之說然無氣又何從見理。赫胥黎氏以理屬人治以氣屬天行此亦自顯諸用者言之若自本體而言亦不能外天而言理也與宋儒言性諸說參觀可耳。

論十四 矯性

天演之學發端於額拉吉來圖而中興於斯多噶。然而其立教也則未嘗以天演為之基自古言天之家不出二涂或曰是有始焉如景教舊約所載創世之言是已有曰是常如是而未嘗有始終也二者雖斯多噶言理者所弗言而代以天演之說獨至立教則與前二家未嘗異焉蓋天本難言況當日格物學淺斯多噶之徒意謂天者人道之標準所貴乎稱天者將體之以為道德之極隆如前篇所謂率性為生者至於天體之實二儀之所以位混沌之所由闢雖好事者所樂知然亦何關人事乎。

故極其委心任運之意其徵也乃徒見化工之美備而不覩天運之疾威且不悟天行人治之常相反今夫天行之與人治異趨觸目皆然雖欲美言粉飾無益也自吾所身受者觀之則天行之用固常假手於粗且賤之人心而未嘗誘衷於精且貴之明德常使微者愈微危者愈危故彼教至人亦知欲證賢關其功行存乎矯拂必絕情塞私直至形若槁木心若死灰而後可當斯之時情固存也而必不可以矯其性云為動作必以理為之依如是緜緜若存至於解脫形氣之一日吾之靈明乃與太虛明通公溥之神合而為一是故自其後而觀之則天竺希臘兩教宗乃若不謀而合特精而審之則斯多噶與舊教之婆羅門為近而亦微有不同者婆羅門以苦行窮乞為自度梯階而斯多噶未嘗以是為不可少之功行然則是二土之教其始本同其繼乃異而風俗人心之變即出於中要之其終又未嘗不合讀印度四韋陀之詩與希臘鄂謨爾之什皆豪壯輕俠目險巇為夷塗視戰鬬為樂境故其詩曰風雷晴美日欣受一例看當其氣之方盛壯也勢若與鬼神天地爭一旦之命也者不數百年後文治既興粗豪漸泯覩彼後賢乃忽然盡喪其故跳脫飛揚之氣轉以為憂深慮遠之風悲來悼往之意多而樂生自憙之情減其沈毅用壯百折不回之操或有加乎前而羣知趨營前猛之可悼於是斂就新情謂天下非勝物之為難其難勝

者卽在於一己、精銳英雄、迴向折節、窮衆誠求、崙歸大道、提要殫如雨水之旁、先覺之喚如出一轍、咸曉然於天行之太勁、非脫屣世務、抖擻精神、將歷劫沈淪、莫知所屆也、悲夫、

復案、此篇所論、雖專言印度希臘古初風教之同異、而其理則與國種盛衰强弱之所以然、相為表裏、蓋生民之事、其始皆敦龐僿野、如土番猺獠、名為野蠻、洎治教粗開、則武健俠烈、敢鬬輕死之風竟、如是而至變質尚文、化深俗易、則良懦儉嗇、計深慮遠之民多、然而前之民也、內雖不足於治、而種常以强、其後之民、則卷婁濡需、黠詐情竊、易於馴伏矣、然而無恥尚利、貪生守雌、不幸而遇外讐、驟而靡之、猶羊豕耳、不觀之詩乎、有小戎駟驖之風、而秦卒以幷天下、蟋蟀葛屨伐檀碩鼠之詩作、則唐魏卒底於亡、周秦以降、與戎狄角者、西漢為最、唐之盛時次之、南宋最下、誦古之士、察其時風俗政教之何如、可以得其所以然之故矣、至於今日、若僅以教化而論、則歐洲中國優劣尚未易言、然彼其民說然諾、貴信果、重少輕老、喜壯健無所屈服之風、卽東海之倭、亦輕生尚勇死黨好名、與震旦之民大有異、嗚呼、隱憂之大、可勝言哉、

意者四千餘年之人心不相遠乎。學術如廢河然，方其廢也，介然兩厓之間，浩浩乎沙舞翻鷗而止耳。迨一日河復故道，則依然曲折委蛇以達於海。天演之學，猶是也。不知者以為新學，究切言之，則大氐引前人所已廢也。今夫明天人之際，而標為教宗者，古有兩家焉。一曰閔世之教，婆羅門、喬答摩、什匿克三者是已。如是者彼皆以國土為危脆，以身世為夢泡，道在苦行直脩，以期自度於塵劫。雖今之時，不乏如此人也。國家禁令嚴，而人重於違俗，不然則桑門墺區之衣，比邱乞食之鉢，什匿克之蓬累帶索，木器自隨，其恣為此態者，獨無徒哉。又其一曰樂天之教，如斯多噶是已。彼則以世界為天園，以造物為慈母，種物皆日蒸於無疆，人道終有時而極樂。虎狼可化為羊也，煩惱究觀皆福也。道在率性而行，聽民自由而不加以天擾。雖今之時，愈不乏如此人也。前去四十餘年，主此說以言治者最眾，今則稍稍衰矣。合前二家之論而折中之，則世固未嘗皆足悶，而天又未必皆可樂也。夫生人所歷之程，哀樂亦相半耳。彼舉生不遇可忻之境，與由來不識何事為可悲者，皆居生人至少之數，不足據以為程者也。復案：[illegible]善夫先民之言曰：天分誠有限，而人事亦足有功。善固可以日增，而惡亦可以代減。天既予人以自輔之權能，則練

心繕性不徒可以自致於最宜且右挈左提羣與宇內共躋美善之徒使天行之威日殺而人人有以樂業安生者固斯民最急之事也格物致知之業無論氣質名物脩齊治平凡爲此而後有事耳至於天演之理凡屬兩間之物固無往而弗存不得謂其顯於彼而微於此是故近世治羣學者知造化之功出於一本學無大小術不互殊本之降衷固有之演演之致治雍和之極根荄華實靡然備具又皆有條理之可尋誠犂然有當於人心不可以旦莫之言廢也雖然民有秉彝矣而亦天生有欲以天演言之則善固演也惡亦未嘗非演若本天而言則堯桀夷跖雖義利懸殊固同爲率性而行任天而動也亦其所以致此者異耳用天演之說明殃慶之各有由使制治者知操何道焉而民日趨善動何械焉而民日競惡則有之矣必謂隨其自至則民羣之內惡必自然而消善必自然而長吾竊未之敢信也且苟自心學之公例言之則人心之分別見用於好醜者爲先而用於善惡者爲後好醜者其善惡之萌乎善惡者其好醜之演乎是故好善惡惡容有未實而好好色惡惡臭之意則未嘗不誠也學者先明吾心所好厭醜之所以然而後言任自然之道而民羣善惡之機孰消孰長可耳

復案通觀前後論十七篇此爲最下蓋意求勝斯賓塞遂未嘗深考斯賓氏之

所據耳夫斯賓塞所謂民羣任天演之自然則必日進善不日趨惡而郅治必有時而臻者其豎義至堅殆難破也何以言之一則自生理而推羣理羣者生之聚也今者合地體植物動物三學觀之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進動物自孑孑蠉蠉至成人身皆有繩跡可以追溯此非一二人之言也學之始起不及百年達爾文論出眾雖翕然攻者亦至眾也顧乃每經一攻其說彌固其理彌明後人考索日繁其證佐亦日富至今外天演而言前三學者殆無人也夫羣者生之聚也合生以爲羣猶合阿彌巴（極小蟲生水藻中與血中白輪同物爲生之起點）而成體斯賓塞氏得之故用生學之理以談羣學造端比事粲若列眉矣然於物競天擇二義之外最重體合體合者物自致於宜也彼以爲生既以天演而進則羣亦當以天演而進無疑而所謂物競天擇體合三者其在羣亦與在生無以異故曰任天演自然則郅治自至也雖然曰任自然者非無所事事之謂也道在無擾而持公道其爲公之界說曰各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爲域其立保種三大例曰一民未成丁功食爲反比例率二民已成丁功食爲正比例率三羣已并重則捨己爲羣用三例者羣昌反三例者羣滅今赫胥黎氏但以隨其自至當之可謂語焉不詳者矣至謂善惡皆由演成斯賓塞固亦謂爾然民既成羣之後苟

能無擾而公行其三例則惡將無從而演惡無從演善自日臻此亦猶莊生去害馬以善羣釋氏以除翳爲明目之喻已又斯賓氏之立羣學也其開宗明義曰吾之羣學如幾何以人民爲線面以刑政爲方圓所取者皆有法之形其不整無法者無由論也今天下人民國是向多無法之品故以吾說例之往往若不甚合者然論道之言不資諸有法固不可（按此指其處君臣均土田之類而言）學者別白觀之幸勿訝也云云而赫氏亦每略其起例而攻之讀者不可不察也

論十六 羣治

本天演言治者知人心之有善種而忘其有惡根如前論矣然其蔽不止此請更論之曉近天演之學倡於達爾文其物種由來一作理解新創而精確詳審爲格致家不可不讀之書顧專以明世間生類之所以繁殊與動植之所以盛滅曰物競曰天擇操理施術樹畜之事日以有功言治者遂謂牧民進種之道固亦如是然而其蔽甚矣所謂擇種留良前導言中已反覆矣今所謂蔽蓋其術雖無所窒用者亦未能卽得所期也蓋宜之爲事本無定程物之強弱善惡各有所宜亦視所遭之境以爲斷耳人處今日之時與境以如是身入如是羣是固有其最宜者此今日之最宜所以爲今日之最善也然情隨事遷浸假而今之所善又未必它日之所宜也請卽動

植之事明之假今北半球溫帶之地轉而爲積寒之虛則今之楩柟豫章皆不宜而宜者乃蒿蓬耳乃苔蘚耳更進則不毛窮髮童然無有能生者可也又設數千萬年後此爲赤道極熱之區則最宜者深箐長藤巨蜂元蟻獸蹏鳥跡交於中國而已抑豈吾人今日所祈嚮之最善者哉故曰宜者不必善事無定程各視所遭以爲斷彼言治者以他日之最宜爲即今日之最善夫甯非蔽歟人既相聚以爲群雖有倫紀法制行夫其中然終無所逃於天行之虐蓋人理雖異於禽獸而孳乳寖多則同生之事無涯而奉生之事有涯其未至於爭者特早晚耳爭則天行司令而人治衰或亡或存而存者必其強大此其所謂最宜者也當是之時凡脆弱而不善變者不能自致於最宜而日爲天行所耘以日少日滅故善保群者常利於存不善保群者常瀕於滅此眞無可如何之勢也治化愈淺則天行之威愈烈惟治化進而後天行之威損理平之極治功獨用而天行無權當此之時其宜而存者不在宜於天行之強大與眾也德賢仁義其生最優故在彼則萬物相攻相感而不相得在此則黎民於變而時雍在彼則役物廣己者強在此則黜私存愛者附排擠蹂躪之風化而爲立達保持之懿斯時之存不僅最宜者已也凡人力之所能保而存者將皆爲致所宜而使之各存焉故天行任物之競以致其所爲擇治道則以爭爲逆節而以不爭爲

眾爲極功。前聖人旣竭耳目之力，胼手胝足，合羣制治，使之相養相生，而不被天行之虐矣。則凡遊其宇而蒙被庥蔭，當思屈已爲人，以爲酬恩報德之具。凡所云爲動作，其有關交際，干名義而可以亂羣害治者，皆以爲不義而禁之。設刑憲，廣教條，大抵皆沮任性之行，而勸以人職之所當守。蓋以謂羣治旣興，人人享樂業安生之福，夫旣有所取之以爲利，斯必有所與之以爲償，不得仍初民舊貫，使羣道墜地，而謂然復返於狉榛也。

復案：自營一言，古今所諱，誠哉其足諱也。雖然，世變不同，自營亦異。大氐東西古人之說，皆以功利爲與道誼相反，若薰蕕之必不可同器。而今人則謂生學之理，捨自營無以爲存。但民智旣開之後，則知非明道則無以計功，非正誼則無以謀利，功利何足病，問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謂此爲開明自營，開明自營，於道義必不背也。復所以謂理財計學，爲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學者，以其明兩利爲利，獨利必不利故耳。

又案：前篇皆以尙力爲天行，尙德爲人治，爭且亂則天勝，安且治則人勝。此其說與唐劉柳諸家天論之言合，而與宋以來儒者，以理屬天，以欲屬人者，致相反矣。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於教，一出於學。教則以公理屬天

私欲屬人學則以尙力爲天行尙德爲人治言學者期於徵實故其言天不能捨形氣言教者期於維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赫胥黎嘗云天有理而無善此與周子所謂誠無爲陸子所稱性無善無惡同意荀子性惡而善僞之語誠爲過當不知其善安知其惡耶至以善爲僞彼非眞僞之僞蓋謂人爲以別於性者而已後儒攻之失荀恉矣

論十七進化

今夫以公義斷私恩者古今之通法也民賦其力以供國者帝王制治之同符也犯一羣之常典者羣之人得共誅之此又有衆者之公約也乃今以天演言治者一一疑之謂天行無過任物競天擇之事則世將自至於太平其道在人人自由而無强以損己爲羣之公職立爲應有權利之說以飾其自營爲己之深私又謂民上之所宜爲在持刑憲以督天下之平過斯以往皆當聽民自爲而無勞爲大匠斲唱者其言如綸和者其言如綍此其蔽無他坐不知人治天行二者之絕非同物而已前論反覆不憚冗煩假吾言有可信者存則此任天之治爲何等治乎嗟乎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與天爭勝焉固不可也法天行者非也而避天行者亦非夫曰與天爭勝云者非謂逆天拂性而爲不祥不順者也道在盡物之性而知所以轉害而爲功夫

自不知者言之則以藐爾之人乃欲與造物爭勝欲取兩間之所有馴擾駕御之以
為吾利其不自量力而可閔歎孰逾此者然溯太古以迄今茲人治進程皆以此所
勝之多寡為殿最百年來歐洲所以富強稱最者其故非他其所勝天行而控制萬
物前民用者方之五洲與夫前古各國最多故耳以已事測將來吾勝天為治之說
殆無以易也是故善觀化者見大塊之內人力皆有可通之方通之愈宏吾治愈進
而人類乃愈亨彼佛以國土為危脆以身世為浮漚此誠不自欺之說也然法士巴
斯噶爾不云乎吾誠弱草妙能通靈通靈非他能思而已以蕞爾之一莖葦無窮之
神力其為物也與無聲無臭明通公溥之精為類故能取天所行而彌綸燮理之猶
佛所謂居一芥子轉大法輪也凡一部落一國邑之為聚也將必皆有法制禮俗保
夫其中以約束其任性而行之暴慢必有罔罟牧畜耕稼陶漁之事取天地之所有
被以人巧焉以為養生送死之資其治彌深其術之所加彌廣直至今日所牢籠彈
壓馴伏驅除若執古人而訊之彼將謂是鬼神所為非人力也此無他亦格致思索
之功勝耳此二百年中之討索可謂闢四千年未有之奇然自其大而言之尚不外
日之初生泉之始達來者方多有願力者任自為之吾又烏測其所至耶是故居今
而言學則名數質力為最精綱舉目張可以操順溯逆推之左券而身心性命道德

治平之業，尚不過略窺大意，而未足以撥雲霧覩青天也。然而格致程途，始模略而後精深，疑似參差，皆學中應歷之境，以前之多所牴牾，遂謂無貫通融會之一日者，則又不然之論也。迨此數學者明，則人事庶有大中至正之準矣。然此必非篤古賤今之士之所能也。天演之學，將為言治者不祧之宗。達爾文真偉人哉！然須知萬化周流，有其隆升，則亦有其污降。宇宙一大年也。自京垓億載以還，世運方趨上行之軌，日中則昃，終當造其極而下迤。然則言化者謂世運必日亨，人道必止至善，亦有不必盡然者矣。自其切近者言之，則當前世局，夫豈偶然，經數百萬年火烈水深之物競，洪鈞範物，陶鍊磨礱，成其如是。彼以理氣互推，此乃善惡參半。其來也既深且遠如此，乃今者欲以數百年區區之人治，將有以大易乎其初，立達絜動之功雖神，而氣質終不能如是之速化，此其為難償盛願，不待智者而後明也。然而人道必以是自沮焉，又不可也。不見夫叩氣而吠之狗乎？其始原也，雖臥氍毹之上，必數四回旋轉踏，而後即安者，沿其鼻祖山中跆藉之習而猶有存也。然而積其馴伏，乃可使牧羊，可使救溺，可使守藏，猗然為義獸之尤。民之從教而善變也，易於狗，誠使繼今以往，用其智力，奮其志願，由於真實之途，行以和同之力，不數千年，雖臻郅治可也。況彼後人，其所以自謀者，將出於今人萬萬也哉！居今之日，藉真學實理之日優，而

思有以施於濟世之業者，亦唯去畏難苟安之心，而勿以宴安逾樂爲的者，乃能得耳。歐洲世變，約而論之，可分三際，爲言其始，如俠少年，跳盪粗豪，於生人安危苦樂之殊，不甚了了。繼則欲制天行之虐而不能，侘傺灰心，轉而求出世之法，此無異填然鼓之之後，而棄甲曳兵者也。吾輩生當今日，固不當如鄂謨所歌俠少之輕剽，亦不當如瞿曇黃面，哀生悼世，脫屣人寰，徒用示弱，而無益來葉也。固將沈毅用壯，見大丈夫之鋒穎，彊立不反，可爭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將寶而維之；所遇不善，亦無懾焉。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謀所以轉禍爲福，因害爲利而已矣。丁尼孫之詩曰：

挂颿滄海，風波茫茫，或淪無底，或達仙鄉。二者何擇，將然未然，時乎時乎，吾奮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吾願與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天演論下終

沔陽盧弼校字